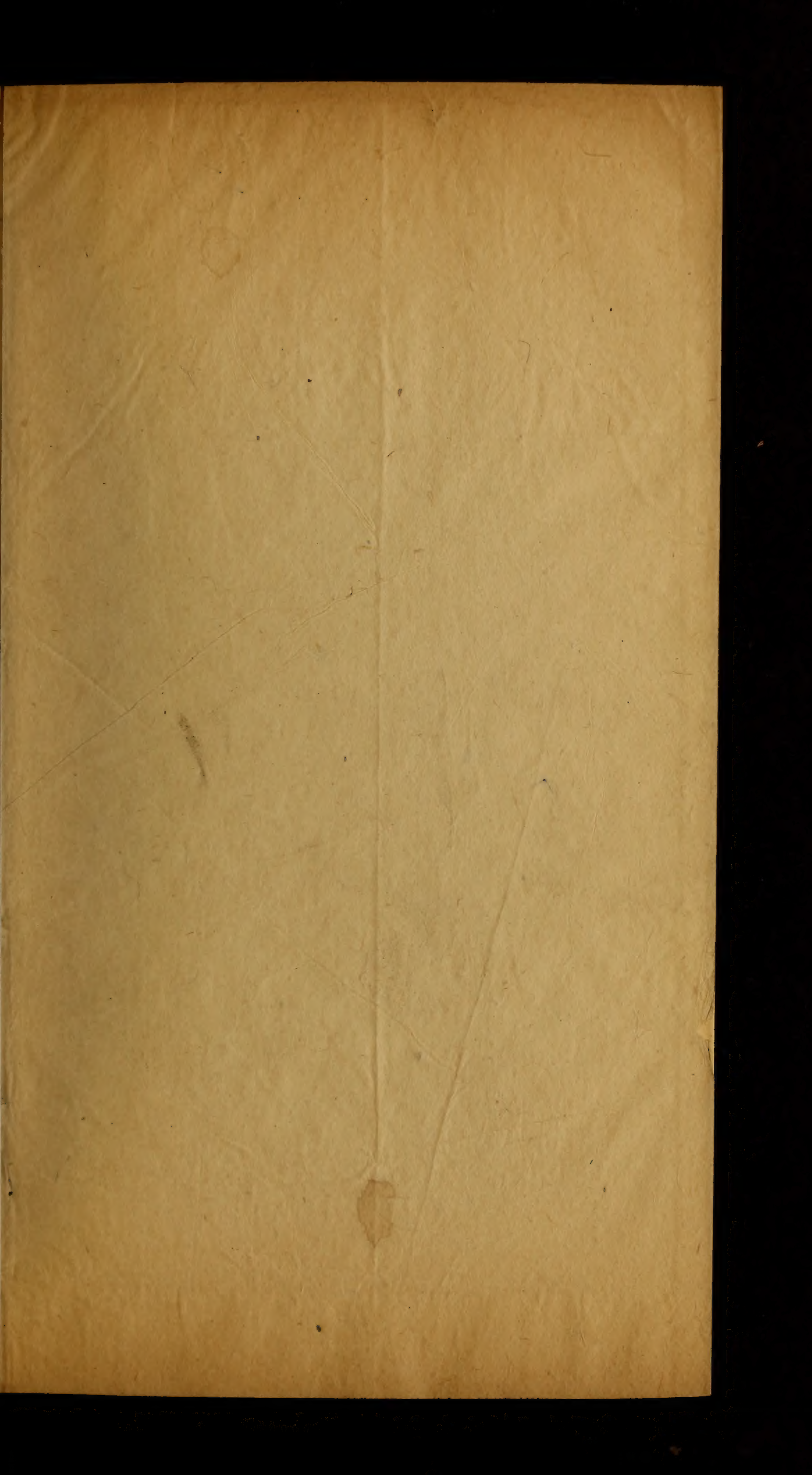


南北朝

癸酉梁承聖二年魏主欽二年齊天保四年 春正月魏宇文泰自加都督中外諸軍事

三月梁武陵王紀伐江陵魏遣大將軍尉遲迥尉遲魏之別部後以爲氏迥字薄居羅代人伐成都以救之

武陵王紀帥諸軍東下留蕭撝守成都梁主甚懼與魏書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左傳語宇文泰曰取蜀制梁在茲一舉諸將咸難之大將軍尉遲迥泰之甥也獨以爲可克泰問以方畧迥曰蜀與中國隔絕百有餘年恃其險遠不虞我至若以鐵騎兼行襲之無不克矣泰乃遣

迥自散關注見前伐蜀至涪水潼州刺史楊乾運以州降迥分兵守之進襲成都蕭撝嬰城自守迥圍之紀聞有魏兵遣梁州刺史譙淹還救蜀迥擊破之初紀世子圓照鎮巴東啟紀云侯景未平荆鎮已爲所破宜急進討紀信之趣兵東下及至巴東知景已平乃悔召圓照責之對曰侯景雖平江陵未服紀亦以旣稱尊號不可復爲人下欲遂東進將卒日夜思歸皆以爲宜救根本更思後圖圓照及劉孝勝固言不可紀從之遂至西陵護軍陸法和拒之于峽口先是法和旣擒任約還請梁主以待之乃引兵屯峽口及是紀至軍勢甚盛法和築二城于峽口兩岸運石塡江鐵鎖斷之梁主拔侯景故將任約謝答仁于獄配兵使助法和

繹果有推梨讓棗之心其畫像釘體及密敕樊猛又何爲譏內實猜忌外託文言以自解其孰信之

夏六月梁復以王琳爲湘州刺史陸納降

先是王僧辯及蕭循進攻陸納拔其二城納衆大敗走保長沙僧辯進圍之至是梁主遣使送王琳令說諭納僧辯使送示之納衆悉拜且泣使謂僧辯曰朝廷若赦王郎乞聽入城梁主從之納遂降梁主復琳官爵使將長沙兵西援峽口

秋七月梁武陵王紀衆潰梁主殺之及其諸子

武陵王紀遣將軍侯叡與陸法和相拒梁主遣使與紀書許其還蜀專制一方紀不從梁主復與紀書曰吾年爲一日之長屬有平亂之功膺此樂推事歸當璧儻遣使乎良所希也如曰不然于此投筆兄肥弟瘦無復相見之期讓棗推梨永罷懽愉之日心乎愛矣書不盡言紀頓兵日久頻戰不利又聞魏寇深入

成都孤危憂懣不知所為乃遣樂奉業詣江陵求和奉業啓梁主曰蜀軍乏糧士卒多死危亡可待梁主遂不許其和巴東民斬峽口城主降于王琳謝答仁任約進攻侯叡破之于是兩岸十四城俱降紀不獲退順流東下將軍樊猛（字智武南陽湖陽人）追擊之紀衆大潰赴水死者八千餘人猛圍而守之梁主密敕猛曰生還不成功也猛遂斬紀及其幼子圓滿陸法和收圓照兄弟三人送江陵梁主絕紀屬籍（曰饕餮氏）下圓照等于獄絕其食至嚙臂啖之十二日而死遠近聞而悲之

八月成都降魏魏以尉遲迥為益州刺史

魏尉遲迥圍成都五旬蕭撝屢戰皆敗乃請降諸將欲

湘東雖還據建康亦未能保其不敗第就彼時形勢而論建康尚有險要可憑江陵則偏隅受敵强弱判然乃宗懍等皆安土重遷繹復優柔寡斷既卜而疑仍不決下策卒如魏人所料坐待滅亡庸劣無斷之人自取禍敗率如此

不許迥曰降之則將士全遠人悅攻之則將士傷遠人懼遂受之吏民皆復其業唯收奴婢及儲積以賞將士軍無私焉魏以迥爲益州刺史已而魏命迥自劍閣以南得承制封拜黜陟迥明賞罰布威恩綏輯安民經略未附華夷懷之

九月梁遣王僧辯還建康陳霸先還京口

梁主下詔將還建康將軍宗懍字元懍涅陽人黃羅漢皆楚人不願移胡僧祐亦以爲不可梁主令朝臣議之會者五百人梁主曰勸吾去者左袒左袒者過半朱買臣言于梁主曰建康舊都山陵所在荆鎭邊疆非王者之宅願陛下勿疑以致後悔臣家在荆州豈不願陛下居此但恐是臣富貴非陛下富貴耳梁主使術士杜景豪卜之不吉對曰未吉退而言曰

此兆爲思賊所留也。梁主以建康凋殘，江陵全盛，意亦安之。卒從僧祐等議，乃詔王僧辯還鎮建康，陳霸先復還京口。

梁以陸法和爲郢州刺史。

法和爲政，不用刑獄，專以沙門法及西域幻術教化部曲數千人。已而法和上表自稱司徒，梁主怪之。僕射王褒曰：法和既有道術，容或先知。梁主乃就拜之。王褒字子深，儉之曾孫。

齊納蕭退鄱陽王恢之子。于梁，不克。

齊主使郭元建治水軍于合肥，將襲建康，納梁湘潭侯退。梁主使南豫州刺史侯瑱與戰于東關，注見前。敗之，齊師退。是冬，齊宿預民東方白額以城降梁，梁江西州郡皆起兵應之。

冬十一月，突厥攻柔然，齊主擊之，遷柔然于馬邑川。注見前。

突厥請降。

先是突厥伊利可汗死。弟木杆俟斤立。木杆剛勇多智數善用兵鄰國畏之。至是木杆攻柔然。柔然舉國奔齊。齊主擊突厥。迎納柔然。廢其可汗庫提。立阿那瓌子菴羅辰爲可汗。置之馬邑川。給其廩餼繒帛。親追突厥。突厥請降。許之而還。自是貢獻相繼。

甲戌梁承聖三年。魏恭帝廓元年。齊天保五年。春正月。齊主擊山胡。敗之。

齊主討山胡。大破之。男子十三以上皆斬。女子及幼弱皆賞軍。遂平石樓。山名。在山西汾州府石樓縣東南。水經注。蒲川水出石樓山。即此。石樓絶險。自魏世所不能至。于是遠近山胡莫不懾服。有都督戰傷。其什長不能救。齊主命刳其五藏。令九人食之。肉及穢惡皆盡。自是始爲威虐。

高歡尚自知逐君之醜宇文泰乃再行篡弒而改號復姓恬不為怪史家徒以其建官命秩剽竊周禮稱為崇儒好古無識甚矣

魏作九命九秩之典

宇文泰始作九命之典以敘內外官爵改流外品為九

秩內命三公九命三孤八命六卿七命上大夫六命中大夫五命下大夫四命上士三命中士再命下士一命外命諸公九命諸侯八命諸伯七命諸子六命諸男五命公之孤卿四命侯之孤卿公之大夫三命子男之孤卿侯伯之大夫公之上士再命公之中士侯伯之上士一命公之下士侯伯之中士下士子男之士不命其祿下士一百二十五石中士以上至于上大夫各倍之上大夫是為四千石卿二分孤三分公四分各益其一公為一萬石其九秩一百二十石八秩至于七秩每二秩六分而下各去其一二秩俱為四十石凡頒祿視年之上下上年頒全中年頒半下年頒一無年不頒具見隋書百官志

魏宇文泰廢其主欽而立齊王廓文帝第四子是為恭帝復姓拓跋氏

先是魏尚書元烈謀殺宇文泰事覺泰殺之魏主有怨

言密謀誅泰。泰諸子皆幼。以諸壻爲心膂。淸河公李基字仲和遠之子、義城公李暉衡之子。常山公于翼字文若謹之子。分掌禁兵。至是魏主謀泄。泰廢魏主。置之雍州。立其弟齊王廓。去年號。稱元年。復姓拓跋氏。魏初統國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後多滅絕。泰乃以諸將功高者爲三十六國。次者爲九十九姓。所將士卒亦改從其姓。

魏遣使如梁。

魏侍中宇文仁恕聘于梁。會齊使者亦至。梁主接仁恕不及齊使。仁恕歸。以告宇文泰。梁主又請據舊圖定疆境。辭頗不遜。泰由是有圖江陵之志。梁王詧聞之。益重其貢獻。魏荊州刺史長孫儉嵩五世孫。屢陳攻取之策。泰徵

韓愈稱不有人禍必有天刑者作史而自附古之遺直者猶恐不免況收自以任情壓按曲筆肆穢其遺毀家乘者不亦宜乎然收猶有人心猶能自言之其似收之為而不肯自言者視收又甚矣

儉入朝。問以經畧。復命還鎮。密為之備。馬伯符本梁將降于魏密使告梁主。梁主弗之信。

齊主殺其尚書左丞盧斐字子章同之子李庶諧之子。

齊中書令魏收字伯起子建之子撰魏書。頗用愛憎為褒貶。每謂人曰。何物小子。敢與魏收作色。舉之則使升天。按之則使入地。既成。中書舍人盧潛左丞盧斐李庶皆言其誣罔不直。收啟齊主云。臣既結怨彊宗。將為刺客所殺。齊主怒。于是斐庶皆坐謗史鞭二百。配甲坊。潛亦坐繫獄。斐庶死獄中。然時人終不服。謂之穢史。

夏四月。魏宇文泰弒其故主欽。

五月。梁以王琳為廣州刺史。

廣州刺史蕭勃自以非梁主所授內不自安啟求入朝梁主徙勃為晉州（梁于同安郡置豫州後改曰晉州同安故城在今安慶府桐城縣）刺史以琳部衆彊盛又得衆心故使代勃以遠之（琳私謂主書廣漢李膺曰琳小人也蒙官拔擢至此今天下未定遷琳嶺南如有不虞安得琳力竊揆官意不過疑琳琳分望有限豈與官爭為帝乎何不以琳為雍州刺史鎮武寧琳自放兵作田為國禦捍膺然其言而弗敢啟）

六月齊冀州刺史段韶伐梁拔宿預

先是梁侵齊陳霸先圍廣陵嚴超達圍涇州（梁置今泗州天長縣）是侯瑱張彪俱出石梁（晉戍後周置縣隋省故城在今天長縣）杜僧明將兵助東方白額至是齊冀州刺史段韶討白額留兵圍之而自引兵倍道趣涇州擊破超達迴趣廣陵霸先解圍走僧明瑱彪等皆還韶至宿預使人說白額白額出

魏師悉銳窺梁如入無人之境守臣告警胡黃輩尙付之漠然且逆止法和赴援之旅不知蕭繹君臣何所恃以無恐而王琛石梵

迎。執而斬之。

秋。九月。梁主講老子于龍光殿。

冬。十月。魏遣柱國于謹帥師伐梁。十一月。入江陵。十二月。執梁主繹殺之。

魏遣柱國于謹。中山公宇文護。宇薩保。泰兄子。大將軍楊忠。將兵五萬伐梁。長孫儉問謹曰。爲繹計將何如。謹曰。耀兵漢沔。還據丹陽。上策也。退保子城。以待援軍。中策也。難于移動。據守羅郭。下策也。儉曰。繹出何策。謹曰。下策。儉曰。何故。謹曰。繹懦而無謀。多疑少斷。愚民難于慮始。皆戀邑居。所以知其用下策也。武寧太守宗均告魏兵且至。領軍胡僧祐。黃羅漢曰。二國無隙。必應不爾。乃復遣侍中王琛使魏。去年。琛先使魏。于謹至樊鄧。梁王詧帥衆會之。梁主乃停講。戒嚴。琛至石梵。杜佑曰。在沔州沔口上。沔州。今安陸府沔陽州是。馳報羅

報書方以爲無恣所謂自作孽不可逭

臨敵聽講巡城和詩甚至圍急城猶以焚書折劍自嗟文武道盡其昧抑可悲

漢曰境上帖然前言皆兒戲耳梁主乃復講百官戎服以聽。徵王僧辯爲大都督。命陳霸先徙鎮揚州。僧辯遣侯瑱帥程靈洗字元滌新安海寧人爲前軍。杜僧明帥吳明徹字通昭秦郡人爲後軍。陸法和聞魏師至將赴江陵梁主使逆止之曰此自能破賊法和還州堊其城門衰經坐葦席終日乃脫之十一月魏軍濟漢于謹令宇文護楊忠帥精騎先據江津斷東路梁主出城行柵插木爲之周六十里以將軍胡僧祐僕射王褒分督城東西軍事魏軍至柵下梁主乃徵王琳爲湘州刺史使引兵入援于謹令築長圍中外遂絕梁主巡城猶口占爲詩羣臣亦有和者。梁主又裂帛爲書趣王僧辯曰吾忍死待公可以至矣。胡僧祐等出戰皆敗。朱買臣按劍進曰惟斬宗懍黃羅漢可以謝天下。梁主曰曩實吾意宗黃何罪。王琳軍至長沙。長史裴政請間道先報江陵。至百里洲。

爲魏人所獲。梁王詧謂政曰。我武皇帝之孫也。不可爲爾君乎。若從我計。貴及子孫。不然。腰領分矣。政詭曰。惟命。詧鎖之。至城下。使言曰。僧辯已自爲帝。王琳不復能來。政乃言曰。援兵大至。各思自勉。詧怒。命殺之。參軍蔡大業諫曰。此民望也。殺之。則荊州不可下矣。乃釋之。裴政。邃之孫。蔡大業。大寶之弟。魏人百道攻城。胡僧祐親當矢石。晝夜督戰。奬勵將士。明行賞罰。衆咸致死。所向摧殄。魏不得前。俄而僧祐中流矢死。內外大駭。魏悉衆攻柵。反者開西門納魏師。梁主退保金城。子城也。諸將皆散。梁主乃焚古今圖書十四萬卷。以寶劍擊柱。折之。歎曰。文武之道。今夜盡矣。命御史中丞王孝祀作降文。謝答仁諫曰。城中兵衆猶彊。乘闇突圍而出。賊必驚。因而薄之。可渡江就任約。梁主素不便走馬。曰。事必無成。祇增辱耳。答仁求自扶梁主。王褒曰。答仁侯景之黨。豈可信。答仁又請守子城收兵。梁主然之。褒以爲不可。答仁歐血而死。于謹徵太子爲質。梁主使王褒送之。謹子以褒善書。給之紙筆。褒乃書

德毅策似可聽然揆之理

口。柱國常山公家奴王褒。梁主遂白馬素衣出門。詧使鐵騎擁之入營。囚于烏幔之下。十二月。魏人殺梁主。及太子元良等。于謹收府庫珍寶及宋渾天儀。梁銅晷表。及諸法物。盡俘王公以下。及選百姓男女數萬口為奴婢。分賞三軍。小弱者皆殺之。梁主性殘忍。魏師圍城。獄中死囚且數千人。有司請釋之。以充戰士。梁主不許。悉令棓殺之。事未成而城陷。性好書。晝夜不釋。嘗曰。我韜于文士。愧于武夫。及城陷焚書。或問何意。梁主曰。讀書萬卷。猶有今日。故焚之。被害後。詧以布帊纏尸。葬于津陽門外。

魏取襄陽。徙梁王詧。使稱帝于江陵。屯兵守之。

魏立詧為皇帝。取雍州之地。而資以荊州。延袤三百里。又置防主。將兵居西城。名曰助防。實以制詧也。初。魏師未還。詧將尹德毅說詧曰。江東之人。塗炭至此。咸謂殿下為之。人盡讎也。誰與為國。今魏之精銳。盡萃于此。若殿下為

勢斷不能行。益于謹楊忠皆魏宿將。豈肯無備受愚就縛。以襄陽一隅之人。又豈能盡滅魏甯。使詧果用其言。亦不過自速禍敗耳。

設享會。預伏武士。因而斃之。分命諸將。掩其營壘。大殲羣醜。俾無遺類。取江陵百姓。撫而安之。文武羣僚。隨材銓授。魏人懾息。未敢送死。王僧辯之徒。折簡可致。然後朝服濟江。入踐皇極。晷刻之間。大功可立。古人云。天與不取。反受其咎。願殿下恢弘遠略。勿懷匹夫之行。詧曰。卿此策非不善也。然魏人待我厚。若遽爲此。人將不食吾餘。至是。闔城繫虜。又失襄陽。乃恨不用德毅之言。尹德毅。天水人。正之子。

梁王僧辯陳霸先奉晉安王方智元帝少子。承制。

乙亥梁敬帝方智紹泰元年。魏恭帝二年。齊天保六年。後梁中宗宣帝蕭詧天定元年。凡四國。春正月。梁王詧始稱帝。

梁王詧卽位改元于江陵。賞刑制度。並同王者。唯上疏于魏則稱臣。奉其正朔。以蔡大寶爲侍中尚書令。王操字子高。太原晉陽人。爲五兵尚書。大寶嚴整有智謀。雅達政事。文辭贍速。操亦亞之。

梁廣州刺史王琳救江陵。弗及。次于長沙。遣兵伐後梁。

琳將兵北下。至蒸城。後漢臨蒸縣故城也。隋省入衡陽。衡陽今湖南衡州府治。聞江陵已陷。為世祖發哀。三軍縞素。遣別將侯平帥舟師攻後梁。琳屯兵長沙。傳檄州郡。為進取之計。長沙王韶字德茂。懿之子。及上游諸將。皆推琳為盟主。

齊遣梁貞陽侯淵明還梁稱帝。以兵納之。

二月。梁王方智立。是為敬帝。

晉安王方智自尋陽入建康。即梁王位。時年十三。以王僧辯為中書監。錄尚書事。驃騎大將軍。都督中外軍事。加陳霸先征西大將軍。僧辯居石頭。霸先在京口。僧辯推心待之。子顗屢諫。不聽。

夏。五月。梁王僧辯奉淵明歸建康。以梁王方智為太子。

先是齊主遣殿中尚書邢子才詣建康與僧辯書令迎淵明。書曰嗣主沖藐未堪負荷彼貞陽侯梁武猶子長沙之嗣以年以望堪保金陵故置為梁王卿宜迎接。僧辯不從已而淵明至東關。注見前。散騎常侍裴之橫字如岳之高弟。禦之敗死。僧辯大懼乃出屯姑孰遣使奏啟于淵明定君臣之禮。因求以梁王為太子淵明許之自采石濟江齊師還淵明入建康望朱雀門而哭道逆者以哭對入即位以方智為太子王僧辯為大司馬陳霸先為侍中

六月齊人歸郢州于梁

魏師之圍江陵也齊主遣清河王岳救之至義陽江陵已陷因進軍臨江梁郢州刺史陸法和以州降長史王珉

僧辯罪自當誅然往霸先

不從殺之齊主遣儀同三司慕容儼字恃德清都成安人戍之儼始入郢州。王僧辯遣侯瑱攻之。奄至城下。儼隨方備禦。瑱等攻之不克。城中食盡。煮草木根葉及靴皮帶角食之。堅守半歲。人無異志。至是淵明立。命瑱還豫章。齊人以地遠難守。割以予梁。凡梁民亦還之。

秋。八月。齊以道士爲沙門。

齊主以佛道二教不同。欲去其一。集二家學者。論難于前。遂敕道士皆剃髮爲沙門。有不從者殺四人。乃奉命。

九月。梁陳霸先殺王僧辯。廢淵明。冬。十月。復立方智稱藩于齊。

王僧辯之納淵明也。陳霸先遣使爭之。不從。霸先歎曰。

窺覦神器已久襲殺之舉非以爲梁特欲去害己者而已

武帝子孫甚多唯孝元是年四月追謚廟號世祖能復讐雪恥其子何罪而忽廢之吾與王公並處託孤之地而王公一旦改圖外依戎狄援立非次其志欲何爲乎乃密謀襲建康會有告齊師至者僧辯遣人告霸先使爲備霸先部分將士使徐度侯安都等水陸俱進人皆以爲將禦齊師不之怪也至石頭安都先帥衆踰北城而入霸先軍入自南門僧辯方視事外白有兵俄而兵自內出僧辯與子頠帥左右苦戰敗走就執霸先曰我有何辜公欲與齊賜討而乃無備如此僧辯曰委公北門何謂無備霸先殺之既而竟無齊兵淵明遜位就邸十月方智即皇帝位告齊以僧辯陰圖簒逆仍請稱藩于齊封淵明

爲建安公。

梁陳霸先自爲尚書令。都督中外諸軍事。

梁吳興太守杜龕叛。梁遣陳蒨（霸先兄道譚子。卽陳文帝。）討之。

杜龕素恃王僧辯之勢。不禮于陳霸先。（龕僧辯之壻。）霸先深怨之。及僧辯死。龕據吳興以拒霸先。義興太守韋載（字德基。韋叡之孫。）以郡應之。僧辯弟僧智爲吳郡太守。亦據城拒守。先是。霸先將圖僧辯。密遣兄子蒨還長城。（晉縣。五代吳越改長興。今屬湖州府。）立柵以備龕。及是蒨至長城。收兵纔數百人。龕遣其將杜泰攻之。數旬不克而退。霸先使周文育攻義興。不利。自表東討。至義興。拔其水柵。以書諭韋載。載降。霸先還建康。使周文育討杜龕。裴忌（字無畏。聞喜人。）攻吳郡。忌輕

行夜至城下。鼓譟薄之。僧智奔吳興。忌入據郡。明年。蒨克吳興。獲龕殺之。（龕勇而無謀。嗜酒常醉。其將杜泰陰與蒨等通。說龕使降。龕然之。其妻王氏曰。讐隙如此。豈復可和。因出私財賞募。復擊蒨等。破之。既而泰出降。龕尚醉未覺。遂見殺。王氏截髮出家。僧智及弟僧愔奔齊。）

梁譙（今滁州。）秦（今六合縣。）刺史徐嗣徽南豫州刺史任約襲建康。不克。入于石頭以叛。齊遣兵援之。敗還。嗣徽約奔齊。

徐嗣徽從弟嗣先。王僧辯之甥也。僧辯死。亡就嗣徽。嗣徽以州入于齊。會陳霸先東討義興。嗣徽密結任約將兵乘虛襲建康。據石頭。游騎至闕下。時侯安都杜稜（字雄盛。錢塘人。）居守。安都閉門示弱。下令城中登陴窺賊者斬。及夕。嗣徽等還。安都夜為戰備。將旦。嗣徽等又至。安都出

戰。大破之。嗣徽等奔還石頭。霸先卷甲還自義興。引韋載與共謀議。十一月。齊遣兵渡江。據姑孰。以應嗣徽。又遣兵渡糧馬入石頭城。霸先用韋載計。霸先問計于載。載曰。齊若分兵先據三吳之路。畧地東境。則時事去矣。今可急于淮南築城。以通東道轉輸。分兵絶彼糧路。使進無所資。則齊將之首。旬日可致。霸先從之。淮南。秦淮之南也。秦淮源出溧水縣西北流。貫江寧府城。又西北。入大江。秦時所鑿。故名。使侯安都夜燒齊船千餘艘。周鐵虎斷齊運輸。仍遣載于大航築壘。使杜稜守之。齊人亦立栅與相拒。使都督蕭軌北齊書。蕭軌事行。史闕其傳。將兵屯江北。十二月。霸先帥諸軍攻嗣徽栅。齊將柳達摩等渡淮置陳。霸先疾戰燒栅。齊兵大敗。溺死者以千數。嗣徽與任約。引齊兵頓浦口。此秦淮之口。非江北浦口也。霸先遣侯安都襲破之。嗣徽等單舸

脫走。霸先攻石頭。城中無水。達摩請和。且求質子。時建康虛弱。糧運不繼。乃與齊和。以霸先從子曇朗。及永嘉王莊方等之子。等為質。而與齊盟。嗣徽約皆奔齊。齊失亡馬仗船米不可勝計。齊主乃誅柳達摩。

齊主殺其清河王岳。

初。齊平秦王高歸彥字仁英。高祖族弟。幼孤。高祖令清河王岳養之。情禮甚薄。歸彥心銜之。岳屢將兵立功。有威名。而性豪侈。好酒色。起第城南。歸彥譖之。言其僭擬。齊主惡之。齊主納倡婦薛氏有寵。既而知其嘗與岳通。益怒。使歸彥鴆岳。殺之。久之。齊主無故斬薛氏。藏首于懷。出東山宴飲。勸酬始合。忽出其首投于柈上。一座大驚。復命收取。對之流涕。載尸以出。被髮步哭而隨之。

魏降其宗室王者爲公。

突厥滅柔然。可汗鄧叔子奔魏。突厥取而殺之。

突厥木杆可汗擊柔然，滅之。柔然主鄧叔子收其餘燼奔魏。時木杆西破嚈噠，前注見。東走契丹，北并契骨，明三省注即唐之結骨。唐書黠戛斯，古堅昆國，或曰結骨。威服塞外。其地東自遼海，西至西海。即青海。長萬里，南自漠北五六千里，皆屬焉。木杆恃其彊，請盡誅鄧叔子等于魏。宇文泰收叔子以下三千餘人，付其使者，盡殺之于青門外。長安東南覇城門，民見門色青，因曰青門。即漢召平種瓜處。

丙子 梁太平元年。魏恭帝三年。齊天保七年。綱目以後梁子爲北朝附庸，歲首不書年號，唯嗣位改元乃書。今依之。

春正月，魏初建六官，以宇文泰爲大冢宰，

初。宇文泰以漢魏官繁。令蘇綽及尚書令盧辯字景先。同兄子。依周禮定六官。至是行之。以泰爲太師。大冢宰。李弼爲太傅。大司徒。趙貴爲太保。大宗伯。獨孤信爲大司馬。于謹爲大司寇。侯莫陳崇爲大司空。自餘百官。皆倣周禮。

梁遣兵擊侯瑱于湓城。

江州刺史侯瑱。本事王僧辯。擁兵據豫章及江州。不附陳霸先。霸先使周文育將兵擊湓城。又遣侯安都周鐵虎立柵于梁山以備之。已而瑱爲王琳將侯平所敗。霸先使記室蔡景歷說瑱令將瑱乃詣闕歸罪。霸先以爲司空。蔡景歷。字茂世。濟陽考城人。

三月。齊儀同三司蕭軌侵梁。次于蕪湖。

齊遣蕭軌等與任約。徐嗣徽合兵十萬侵梁。出柵口。江

之口。注見前向梁山。注即天門山亦見前陳霸先帳內盪主盪主勇士以突盪敵人者黃叢逆擊破之。齊師退保蕪湖。

夏五月。梁建安公淵明卒。六月。陳霸先及齊師戰。敗之。殺蕭軌及徐嗣徽。

齊人召建安公淵明。許退師。陳霸先具舟送之。會其病卒。齊兵遂至秣陵。陳霸先令周文育與徐度杜稜禦之。齊人跨淮立橋柵度兵。自方山。注見前進及兒塘。注在上元縣東南建康震駭。霸先拒嗣徽等于白城。注即白下城見前適與文育會。將戰。風急。霸先曰。兵不逆風。文育曰。事急矣。何用古法。抽槊上馬先進。衆軍從之。風亦尋轉。安都帥十二騎突嗣徽陳。破之。六月。齊兵至幕府山。注在江寧府西北輿地紀勝晉元

帝渡江王導建幕府其上因名霸先遣別將擊其糧運盡獲之齊兵殺馬驢以食轉至元武湖注見前西北連日大雨平地水丈餘晝夜坐立泥中懸鬲以爨而臺中及潮溝在上元縣西吳時鑿引潮以抵秦淮故名北路燥梁軍每得番易然四方糧運不至士卒皆饑疲會陳蒨饋米三千斛鴨千頭霸先命炊米煮鴨裹以荷葉未明蓐食出幕府山與吳明徹等首尾齊舉縱兵大戰侯安都自白下引兵橫出其後齊師大潰死者不可勝計擒徐嗣徽斬以狥追奔至于臨沂晉僑置屬南琅邪郡故城在今句容縣北諸軍相次克捷虜蕭軌等斬之齊軍士縛荻筏以濟溺死甚衆惟任約王僧愔得免梁軍士以賞俘貿酒一人裁得一醉齊人聞蕭軌等被殺亦殺陳曇朗

洋之狂誖所不必言。至楊愔不能匡正。而轉以死囚供御。為周旋之計。史臣亦從而美之。至昏於上。政清於下。是誠何言。

梁王琳遣使奉表于魏。于齊。

侯平頻破後梁軍。以王琳兵威不振。不受用麾。琳遣將討之。平收其衆奔江州。侯瑱與結為兄弟。琳軍勢益衰。遣使奉表于齊。江陵之陷。琳妻子沒于魏。琳又獻款于魏。以求之。亦稱臣于梁。

齊大治宮室。

齊發丁匠三十餘萬修廣三臺宮殿。齊主之初立也。留心政術。內外肅然。軍國機策。獨決懷抱。每臨行陳。親當矢石。所向有功。數年之後。漸以功業自矜。遂嗜酒淫泆。肆行狂暴。袒露形體。街坐巷宿。高氏婦女。不問親疎。往往亂之。或以賜左右。不從者。手刃之。作大鑊長鋸剉碓之屬。陳之于庭。每醉。輒手殺人。以為戲樂。楊愔乃簡死囚。置仗內。謂之供御囚。齊主欲殺人。輒執以應命。三月不殺。則宥之。開府參軍裴謂之上書極諫。齊主謂楊愔曰。此愚人何敢如是。對曰。彼欲陛下殺之。以成名於後世。齊主曰。我且不

殺爾焉得名。一日泣謂羣臣曰。黑獺不受我命。奈何。都督劉桃枝曰。臣得三千騎。請擒之以來。齊主壯之。賜帛千匹。趙道德進曰。桃枝妄言應誅。陛下奈何濫賞。齊主即回絹賜之。典御丞李集面諫。比之桀紂。齊主令縛置流中。久之引出。謂曰。吾何如桀紂。集曰。彌不及矣。又令沉之。引出更問。如此數四。集對如初。齊主大笑曰。天下有如此癡人。方知龍逢比干。未是俊物。遂釋之。頃之入見。似有所諫。竟斬之。由此內外憯憯。各懷怨毒。而能委政楊愔。總攝機衡。百度修敕。是以主昏于上。政清于下。

秋七月。梁陳霸先自為司徒揚州刺史。進爵長城公。

九月。梁陳霸先自為丞相錄尚書事。

魏及突厥襲吐谷渾。敗之。

突厥木杆可汗。假道于涼州。以襲吐谷渾。魏宇文泰使涼州刺史史寧。字永和。建康袁氏人。帥騎隨之。吐谷渾奔南山。木杆將追之。寧曰。樹敦。吐谷渾所都。故城在今西寧府邊外曼頭山北。賀真。與樹敦相

近二城吐谷渾之巢穴也拔其本根餘衆自敗朮杆從之與寧分道破二城復與會于青海注見前歎寧勇決贈遺甚厚明年吐谷渾寇涼鄯河三州秦州都督遣渭州刺史于翼赴援翼曰攻取非夷俗所長寇來不過抄掠耳掠無所獲勢將自走數日間至果如其言

冬十月魏太師大冢宰安定公宇文泰卒書法與高歡同例說見前世子覺泰第三子後代魏爲周愍帝嗣

泰北巡度河還至牽屯山即雞頭山注見前而病驛召中山公護至涇州謂曰吾諸子皆幼外寇方彊天下之事屬之於汝宜努力以成吾志遂卒泰能駕馭英豪得其力用性好質素不尚虛飾明達政事崇儒好古凡所施設皆倣三代而爲之及卒謚曰文公世子覺嗣位時年十五爲太師柱國大冢宰安定公出鎮同州護名位素卑及是輔政羣公莫服護問計

泰秉國專政魏主位若贅旒宰天尊其年正可因之以正于謹身爲大臣不聞一語匡維魏室顧鰓鰓焉爲護定策決謀不踰年而宇文氏遂得肆其篡逆養亂賊而釀禍胎謹之罪奚異賣國哉

于大司寇于謹。謹曰。今日之事。謹必以死爭之。若對衆定策。公必不得讓矣。明日會議。謹曰。昔帝室傾危。非安定公。無復今日。一旦違世。嗣子雖幼。中山公親其兄子。兼受顧託。軍國之事。理須歸之。辭色抗厲。衆皆悚動。謹素與泰等夷。護常拜之。至是。謹起再拜。羣公亦拜。于是衆議始定。 同州。西魏置。今爲府。屬陝西。胡三省曰。宇文泰輔政常居此。以其地扼關河。齊人後軼。所必由也。

齊併省州縣。

齊主詔以魏末豪傑。糾合鄉部。因緣請託。各立州郡。公私煩費。丁口減于疇日。守令倍于昔時。于是併省三州。一百五十三郡。五百八十九縣。二鎮。二十六戍。

十二月。魏宇文覺自爲周公。

齊築長城。

先是。齊自黃櫨嶺。在今汾州府永寧州西北。起長城。北至社平戍。在今

朔平府左雲縣廢武州境。四百餘里。置三十六戍。事在天保三年。已而發民一百八十萬自幽州夏口。胡三省注。夏當作下。卽居庸下口也。居庸注見前。西至恒州。注見前。築長城九百餘里。在天保六年。至是復自西河總秦戍。在今大同府西北。與陝西延安府界。築長城東至于海。前後所築。東西凡三千餘里。率十里一戍。其要害置州鎮。凡二十五所。明年。又于長城內築重城四百餘里。

丁丑梁太平二年。魏恭帝四年。齊天保八年。陳高祖武帝陳霸先永定元年。周孝愍帝宇文覺元年。九月以後。世宗明帝毓元年。是歲。梁魏皆亡。陳周代。并齊三大國。後梁一小國。凡四國。

春正月。周宇文覺稱天王。愍帝。廢魏主爲宋公。宇文護自爲大司馬。魏自太祖道武帝建元。至孝武帝入關。凡十三主。一百五十年。而分爲東西魏。西魏自孝武後。至恭帝亡。又三主。合二十二年。東魏孝靜帝一主。在位十七年。先亡。

魏宇文護以周公覺幼弱欲早使正位以定人心以魏主詔奉册璽禪位于周遷魏主出居大司馬府覺即天王位追尊文公爲文王妣爲文后封魏帝爲宋公以木德承魏水行夏之時服色尚黑以李弼爲太師趙貴爲太傅大冢宰獨孤信爲太保大宗伯中山公護爲大司馬

周主宇文自稱天王綱目以春秋天王乃天子之稱不得以此予之僅書王則又非實故仍書周主汪克寬以主當作王非是祀圜丘定郊廟之制

周主祀圜丘自謂先世出于神農宇文氏自謂炎帝爲黄帝所滅子孫遯居朔野其後有葛烏兔者鮮卑奉以爲主至普回遂以宇文爲氏以神農配二丘始祖獻侯莫那普回子自陰山始徙遼西配南北郊文王配明堂廟號太祖仍用鄭康成義立太祖與二昭二穆爲五廟禮記王制天子七廟鄭康成注此周制七者太祖及文王武王之祧與親廟四殷則六廟契及湯與二昭二穆夏則五廟無大祖禹

與二昭二穆而已。其有德者。別爲祧廟不毀。

二月梁蕭勃起兵廣州次于南康。今贛州府。注見前。陳霸先遣將軍周文育擊之。獲其將歐陽頠傅泰。勃爲其下所殺。

勃起兵于廣州。遣歐陽頠及其將傅泰蕭孜。勃從子。爲前軍。南江州刺史余孝頃。余氏由余之後。以名爲氏。以兵會之。據新吳。孝頃先據新吳因就置南江州。以爲刺史。新吳。漢縣。南唐改奉新。今屬南昌府。陳霸先遣周文育帥諸軍進討。頠出南康。屯苦竹灘。亦曰苦竹洲。在南昌府豐城縣西南。泰據蹠口城。在南昌府南昌縣西南。孝頃出豫章據石頭。此非建康之石頭。乃豫章之渚名。在南昌府新建縣西北。水經注。贛水西岸有磐石。謂之石頭。津步處也。文育于豫章立柵。分遣老弱乘故船沿流俱下。燒豫章柵。僞若遁去者。孝頃望之大喜。不復設備。文育由間道兼行。據頠及孜。

泰孝頃之間築城饗士頠等大駭文育遣周鐵虎等襲頠擒之文育盛陳兵甲與頠乘舟而宴巡蹠口城下使其徒丁法洪攻泰擒之孜孝頃退走勃軍聞之恟懼遂殺勃文育送頠泰于建康勱先與頠有舊釋之以爲衡州刺史使討嶺南遂克廣州孜孝頃猶據石頭勱先遣侯安都助文育攻之孜出降孝頃逃歸巳而從王琳屯臨川故城明年兵敗擒送建康　臨川吳郡齊廢故日故城隋于此置撫州今爲府屬江西

周宇文護殺冢宰趙貴大宗伯獨孤信

周楚公趙貴衛公獨孤信故皆與太祖等夷及晉公護專政皆怏怏不服貴謀殺護信止之護聞之遂殺貴免信官自爲大冢宰未幾復殺信

宇文護羽翼已成難以輕制貴謀亦未遽決變之情然使其謀幸成則剪大憝以杜奸萌庸詎非萬一之幸乃偵於獨孤信之沮止在信非有深識遠慮而爲

周宇文護弒宋公

苟全性命計耳卒亦被戮
究何益哉

夏六月梁陳霸先遣兵擊王琳于郢城

先是陳霸先徵王琳爲司空琳不就徵大治舟艦將攻霸先霸先遣侯安都周文育將舟師會武昌以擊之

齊大蝗

河南北大蝗齊主以問魏郡丞崔叔瓚季舒之兄對曰五行志土功不時蝗蟲爲災今外築長城內興三臺殆以此乎齊主大怒使左右毆之擢其髮以溷沃之曳足以出

秋八月周人歸故梁主繹之喪于王琳

琳請之也後四年琳敗奔齊陳人始葬之

九月梁陳霸先自爲相國封陳公加九錫

周宇文護弒其君覺及其柱國李遠而立寧都公毓小名統萬

突。太祖長子。是為明帝。

周主覺性剛果，見宇文護執政，深惡之。司會（周官大冢宰屬，後周為中大夫）李植（遠之子）、軍司馬（周官大司馬屬，後周為中大夫）孫恒以先朝佐命入侍左右，亦疾護之專，乃與宮伯（周官掌王宮，後周亦為中大夫）乙弗（代北複姓）鳳、賀拔提潛謀，請周主誅護，周主然之。植等又引宮伯張光洛同謀，光洛以告護，護乃出植、恒于外。鳳等益懼，更請周主召羣公入讌，因執護誅之。光洛又以告護。時領軍尉遲剛（字婆羅，迥之弟）總統禁兵，護召之共謀廢立，因遣入宮執鳳等，罷散宿衛兵。周主方悟，獨在內殿，令宮人執兵自守。護遣柱國賀蘭祥（其先為賀蘭莫何弗，因以為氏。祥字盛樂，武川人）逼周主遜位，幽于舊第，召公卿議，廢周主為畧

陽公迎立岐州刺史寧都公毓鳳恒等皆被殺將李植父柱國遠鎮弘農護召遠及植還朝既至植自陳初無此謀護令畧陽公與相質植辭窮乃曰本爲此謀欲安社稷利至尊耳今日至此何事云云于是護乃害植并逼遠令自殺尋弑畧陽公黜其后元氏爲尼寧都公至自岐州即天王位後護誅追謚畧陽公爲孝愍皇帝

冬十月梁陳霸先自進爵爲王遂稱皇帝是爲武帝廢梁主爲江陰王梁自武帝代齊至敬帝凡四主合五十五年

梁主禪位于陳陳王使中書舍人劉師知沛國相人引將軍沈恪字子恭武康人勒兵入宮衛送梁主如別宮恪排闥見王叩頭謝曰恪經事蕭氏今日不忍見此分受死耳決不

奉命。王嘉其意。更以王僧志代之。王遂卽位于南郊。奉

梁主爲江陰王。

陳以蔡景歷爲中書通事舍人。

是時政事皆由中書省。置二十一局。各當尚書諸曹。總

國機要。尚書唯聽受而已。

陳主祠蔣帝廟。注見前。

梁王琳及陳人戰。敗之。獲其將周文育侯安都。遂克江州。

侯安都至武昌。王琳將樊猛棄城走。周文育自豫章會

之。安都聞陳主受禪。歎曰。今茲必敗。戰無名矣。時兩將

俱行。不相統攝。部下交爭。稍不相平。軍至郢州。圍之未

克。而王琳至。安都乃悉眾詣沌口。在漢陽府漢陽縣西南水經注沌水逕沌

陽縣南。注于江。謂之沌口。沌。徒兗反。合戰大敗。安都文育及裨將周鐵虎程靈洗。皆被擒。鐵虎辭氣不屈。琳殺之。囚安都等。總以長鎖繫之。移湘州軍府就郢城。遣樊猛襲據江州。

陳以蕭乾字思惕。齊豫章王嶷之孫。爲建安吳郡。今福建建寧府是。太守。

時熊曇朗在南昌。曇朗。南昌人。世爲郡著姓。侯景之亂。聚衆據豐城爲柵。梁元帝以爲巴山太守。江陵陷。曇朗兵力浸彊。紹泰末。領豫章太守。豐城。晉縣。今屬南昌府。巴山。梁郡。隋廢。故城在今撫州府崇仁縣。周迪在臨川。迪。臨川南城人。侯景之亂。迪宗人續起兵臨川。尋爲其部將所殺。迪勇冠軍中。遂推爲主。紹泰末。授臨川內史。留異在東陽。侯景之陷會稽。以異爲東陽太守。及景平。王僧辯使異慰勞東陽。異糾合鄉閭。保據巖阻。其徒日盛。江陵陷。僧辯以異仍守東陽。紹泰末。封永興縣侯。陳寶應在晉安。寶應。晉安侯官人。父羽。爲郡雄豪。侯景之亂。梁晉安太守蕭雲。以郡讓羽。羽令寶應典兵。士衆彊盛。侯景平。元帝以羽爲晉安太守。紹泰元年。羽求傳郡于寶應。許之。晉安。晉郡。今福建福州府

是。往往立砦以自保。陳主患之。使侍郎蕭乾諭以禍福。豪帥皆降。即以乾爲建安太守。已而曇朗據新淦。以應王琳。廸攻之。曇朗敗走。爲村民所殺。廸後進號南安將軍。陳徵之。令出鎮湓城。不至。除與留異相結。寶應亦潛與異合。於是陳遣兵討廸與異。廸衆潰。異戰敗。俱奔晉安。陳遂進軍討寶應破之。擒寶應。并異。送建康。伏誅。廸竄山谷間。久之潛出臨川。太守駱牙誘而斬之。傳首京師。初。會稽虞寄流寓閩中。依寶應。常從容諭以順逆。寶應輒引他語亂之。及廸異奔晉安。寄復以書切諫。寶應不從。後寶應敗。謂其子曰。早從虞公言。不至今日。新淦。漢縣。故城在今江西臨江府清江縣。今新淦縣。隋開皇中徙置。駱牙。字旗門。臨安人。虞寄。字次安。會稽餘姚人。

周以令狐整字延保。敦煌人。爲豐州梁置興州。後周爲豐州。隋改爲均州。今州屬襄陽府。刺史。

初梁興州刺史席固字子堅。安定人。居襄陽。以州降魏。魏以爲豐州刺史。久之。固不遵北方制度。周人密欲代之。乃以司

憲中大夫後周置貳秋官以左右刑罰。令狐整。權鎮豐州。整傾身撫接。人情遂洽。于是除整刺史。徙固湖州。西魏置。故城在今南陽府唐縣整遷州于武當。漢縣。明省。故城在今均州旬日之間。府城周備。遷者如歸。固部曲多願留爲整左右。整諭以朝制。弗許。莫不流涕而去。

十二月。齊主幽其弟永安王浚。字定樂。高祖第三子。上黨王渙。字敬壽。高祖第七子。于地牢。

初。齊有術士言。亡高者黑衣。齊主因問左右。何物最黑。對曰。無過于漆。齊主以上黨王渙。于兄弟第七。執之。渙殺使者而逃。爲人所獲。送鄴。齊主又與永安王浚有舊怨。齊主少雖儒。與浚皆見世宗。有時洟出。浚責左右曰。何不爲二兄拭鼻。因深銜之。及即位。浚

爲青州刺史。聰明矜恕。吏民悅之。浚以齊主嗜酒敗德。欲乘驛至鄴面諫。或密以白齊主。齊主銜之。已浚入朝。從幸東山。齊主裸裎爲樂。浚進諫曰。此非人主所宜。又于屏處召楊愔。譏其不諫。時齊主不欲大臣與諸王交通。愔懼。奏之。齊主大怒。浚尋還州。又上書切諫。詔徵浚。浚懼禍。謝疾不至。齊主遣馳驛收之。老幼泣送者數千人。至鄴。與上黨王渙。皆盛以鐵籠。置于地牢。飲食溲穢。共在一所。後齊主如北城。因視浚渙于地牢。臨穴謳歌。令浚渙和之。浚渙悲怖聲顫。齊主愴然泣下。將赦之。長廣王湛素與浚不睦。進曰。猛虎安可出穴。齊主默然。使左右刺之。浚渙號哭呼天。乃燒殺之。遠近痛憤。長廣王湛。高祖第九子。後爲武成帝。

戊寅　陳永定二年。周明帝二年。齊天保九年。春正月。梁王琳伐陳。次于白水。乞

悉達先爲梁臣梁爲陳篡自當舉州以應何至兩受將軍坐觀成敗唐南詔蒙氏既奉朝命又通吐蕃時謂之兩頭蠻於茲可謂卒嘗而喻

師于齊。

王琳引兵十萬下至湓城屯于白水浦。今曰白水港在九江府德化縣西。以魯悉達爲將軍陳主亦以悉達爲將軍各送鼓吹女樂。悉達兩受之而無所就。琳不敢下。乃遣使求援于齊且請納永嘉王莊。前質于齊。以主梁祀。琳在白水。周文育侯安都賂守者。逃歸陳。主遣尚書謝哲往諭琳。琳請還湘州陳軍亦還。已而魯悉達部將。引齊兵入北江州。悉達遂奔陳。謝哲字頵豫胐之子。北江州注見前。

周宇文護自爲太師。

二月齊北豫州刺史司馬消難。字道融。子如之子。叛入于周。

消難以齊主昏虐滋甚。陰爲自全之計曲意撫循所部。

上黨王渙之亡也鄴中大擾疑其赴成臯御史中丞畢

四月弒逆。五月捨身。獲罪將安禱乎。方諸同泰之愚。可謂如出一轍。

義雲遣御史詣北豫州。先禁消難典籤家客等。消難懼。密請降于周。周遣柱國達奚武。大將軍楊忠。帥騎士迎之。武等從間道馳入齊境。三遣使。消難皆不報。武疑有變。欲還。忠曰。有進死。無退生。獨以千騎夜趣城下。城四面峭絕。但聞擊柝聲。武親至。麾數百騎西去。忠勒餘騎不動。俟門開而入。馳遣召武。武以消難及其屬先歸。忠以三千騎爲殿。至洛南。皆解鞍而臥。齊衆來追。至洛北。忠謂將士曰。今在死地。賊必不敢度水。已而果然。乃徐引還。武歎曰。達奚武自謂天下健兒。今日服矣。

齊弒梁永嘉王莊于梁軍。以王琳爲梁丞相。琳遂以莊稱帝。改元天啓。

夏四月。陳主霸先弒江陰王。謚曰梁敬帝。

五月。陳主捨身于大莊嚴寺。

冬。齊以常山王演高祖第六子。即孝昭帝。錄尚書事。

初常山王演以齊主沈酒憂憤形于顏色齊主覺之謂曰。但令汝在我何爲不縱樂演唯啼泣拜伏。竟無所言齊主亦大悲抵盃于地曰自今敢進酒者斬未幾沈湎益甚。演又密撰事條將諫。其友王友也諸王宮僚有師有友。王晞字叔朗北海劇人。以爲不可。演不從。因問極言。齊主大怒。召演于前以刀鐶擬脇。求演之過不得。乃釋之。及演錄尚書事。除官者皆詣演謝去。必辭晞言于演曰。受爵天朝。拜恩私第。自古以爲不可。宜一切約絕。演從之。久之。演從容謂晞曰。主上起居不恆。吾豈可以前逢一怒。遂爾結舌。卿宜爲撰諫草。吾當伺便極諫。晞遂條十餘事以呈。因謂演曰。今朝廷所恃唯殿下。乃欲學匹夫耿介。輕一朝

之命。一旦禍至，奈家業何。演欷歔不自勝，即焚之，後復乘間苦諫。齊主使力士亂捶之。會醉得解。齊主褻黷之遊，遍于宗戚，唯至常山之第，則不適而去。太子殷自幼溫裕開朗，甚有美名。齊主以其不似己，欲廢之，使手刃囚，太子惻然不斷其首。齊主大怒，親以馬鞭撞之，太子由是氣悸語吃，精神昏擾。齊主因酣宴，屢云太子性懦，社稷事重，終當傳位常山。太子少傅魏收謂楊愔曰：太子，國之根本，不可動搖，此言非所以為戲。愔白收言，齊主乃止。齊主既殘忍，有司莫不嚴酷，或燒犂耳，使囚立其上，或燒車釭，使以臂貫之。惟郎中蘇瓊所至皆以寬平為治，有人告反者，事或付瓊，多得申雪。蘇瓊字珍之，武強人。

齊減百官祿。

齊主北築長城，南助蕭莊，士馬死者以數十萬計，重以修築臺殿，賜與無節，府藏之積，不足以供，乃減百官祿，撤軍人常廩，併省州郡縣鎮戍之職，以節費用焉。

十二月。陳高涼太守馮寶卒。

時海隅擾亂。寶妻冼氏懷集部落。數州宴然。其子僕生九年。是歲。遣帥諸酋長入朝。詔以爲陽春守。梁置陽春郡。隋改爲縣。今屬廣東肇慶府。

己卯。陳永定三年。周武成元年。齊天保十年。春正月。周主始親政。

宇文護上表歸政。周主始親萬機。軍旅之事。護猶總之。

是月。周改都督爲總管。

夏四月。齊主殺其膠州刺史杜弼。閏月。復殺其僕射高德政。

齊主之爲魏相也。弼爲長史。齊主將受禪。弼諫止之。僕射高德政用事。弼又不爲之下。德政數短之。齊主因飲

酒遣使斬彌既而悔之驛追不及德政以齊主酣飲數彊諫齊主不悅謂左右曰高德政恒以精神陵逼人德政懼稱疾楊愔素忌德政因謂齊主曰若用德政爲冀州病當自差從之德政即起齊主大怒殺之先是崔暹卒齊主親往哭謂其妻曰頗思暹乎對曰思之齊主曰然則往省之乃手斬其妻擲首牆外

五月丙辰朔日食

六月霖雨

周以霖雨詔羣臣極諫左光祿大夫樂遜字遵賢河東猗氏人上言時宜其尤切于政要者凡四事其一以爲比來守令代歸期促責其成效專務威猛今關東之民淪陷塗炭若不布政優優何以使彼勞民歸就樂土其二以爲頃者魏都洛陽一時殷盛貴勢競爲侈靡終使禍亂交興比來朝貴器服稍華百工造作務盡奇巧臣誠恐物逐好移有損政俗其三

以爲選曹補擬宜與衆共衆心明白然後呈奏其四以爲高洋據有山東未易猝制譬猶碁劫相持爭行先後若一行不當或成彼利誠應捨小營大先保封域不宜貪利邊陲輕爲興動

周主賜處士韋夐（字敬遠孝寬兄）號逍遙公徵魏將軍寇儁（字祖儁上谷昌平人）入見

夐志尚夷簡魏周之際十徵不屈太祖重之不奪其志周主禮敬尤厚號曰逍遙公晉公護延之至第訪以政事夐仰視歎曰酣酒嗜音峻宇雕墻有一於此未或不亡護不悅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寇儁少有學行家人嘗賣物多得絹五匹儁知之曰得財失行吾所不取訪主還之敦睦宗族與同豐約教訓子孫必先禮義自大統中稱老疾不朝謁周主欲見之儁不得已入見

周主引與同席。問以舊事。以御輿送之。

陳主霸先殂。兄子臨川王蒨立。是為文帝。

先是。陳主詔臨川王蒨築城于南皖。即皖口鎮。皖水入江之口也。在今安慶府懷寧縣西。及是。陳主以疾殂。陳主臨戎制勝。英謀獨運。而為政務崇寬簡。非軍旅急務。不輕調發。性儉素。常膳不過數品。私宴用瓦器蚌盤。殽核充事而已。後宮無金翠之飾。不設女樂。時子昌。字敬業。姪頊。始興王道譚次子。即宣帝。皆以江陵之陷沒于長安。內無嫡嗣。外有彊敵。宿將在外。朝無重臣。唯中領軍杜稜典宿衛兵。章皇后召稜及中書侍郎蔡景歷入禁中定議。急召臨川王蒨于南皖。侯安都軍還適至。遂與王俱還至建康。羣臣奉王嗣位。王謙讓不敢當。后以昌故未肯下令。羣臣猶豫不能決。安都曰。今四方未定。何暇及

遠臨川王有大功于天下今日之事後應者斬即按劍上殿曰皇后出璽是日蒨即位諡陳主曰武皇帝廟號高祖葬萬安陵以侯瑱爲太尉安都爲司空

秋八月周主始稱皇帝

周御正中大夫崔猷字宣猷挺之孫建議以爲聖人沿革因時制宜今天子稱王不足以威天下請遵秦漢舊制稱皇帝建年號從之

冬十月齊主洋殂太子殷立是爲廢帝

齊主嗜酒成疾自知不能久謂李后曰人生必有死何足致惜但憐正道尚幼人將奪之耳又謂常山王演曰奪則任汝慎勿殺也召尚書令楊愔領軍平秦王歸彥

侍中燕子獻（字季則。廣漢下洛人。）侍郎鄭頤（字子默。彭城人。）受遺詔輔政。

十月。殂于晉陽。（諡文宣皇帝。廟號高祖。後改顯祖。葬武寧陵。）羣臣無下泣者。唯楊愔涕泗嗚咽。太子殷即位。詔諸雜作一切停罷。

庚辰（陳世祖文帝蒨天嘉元年。周武成二年。齊主殷乾明元年。肅宗孝昭帝演皇建元年。）春二月。梁丞相琳伐陳。敗績。與梁主莊皆奔齊。

王琳聞陳高祖殂。乃以孫瑒（字德璉。吳人。）爲郢州刺史。總留任。奉梁主莊出屯濡須口。齊行臺慕容儼帥衆臨江。爲之聲援。琳攻大雷。陳遣侯瑱、侯安都及徐度將兵禦之。吳明徹夜襲湓城。琳遣兵擊敗之。因引兵東下。二月。琳至柵口。侯瑱出屯蕪湖。相持百餘日。周人聞琳東下。遣荊州刺史史寧將兵數萬。乘虛襲郢州。孫瑒嬰城自守。

琳恐衆潰乃帥舟師去蕪湖十里而泊齊軍屯于西岸軍勢甚盛時西南風急琳引兵直趣建康瑱等徐躡其後風反爲瑱用琳擲火炬皆反燒其船瑱發拍拍竿也以拍敵船擊艦以牛皮冒蒙衝小船觸之琳軍大敗齊軍自相蹂踐陳軍乘之斬獲萬計琳走奔齊梁主莊左右皆散獨侍中袁泌字文洋昂之子以輕舟送莊達于齊境拜辭而還遂奔陳御史中丞劉仲威之遴之子奉莊奔齊樊猛及其兄毅字智烈帥部曲降陳孫瑒固守郢州周人圍之不能克及琳敗周人聞陳師將至乃解圍去瑒集將佐謂曰吾與王公同奬梁室勤已至矣時事如此豈非天乎遂以州降陳

齊太傅常山王演殺尚書令楊愔等自爲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

齊顯祖之喪常山王演居禁中護喪事婁太后欲立之而不果齊主殷立演乃居東館事皆咨決楊愔等以演與長廣王湛位地親逼恐不利于嗣主忌之居頃之演出歸第自是詔敕多不關預齊主將發晉陽時議謂演必留守本根楊愔疑之使與長廣王湛俱從還鄴外朝駭愕先是領軍將軍可朱渾天和（元之子）每曰若不誅二王少主無自安之理及是燕子獻謀處婁太后于北宮使歸政李太后楊愔又以爵賞多濫悉加澄汰由是失職之徒歸心二王平秦王歸彥初與楊燕同心既而中變（歸彥總知禁衛愔留從駕兵五千于西中不關白歸彥歸彥由是怨愔）盡以其謀告二王侍中宋欽道（廣平人弁之孫）向侍東宮面奏齊主曰二王權

重宜速去之。齊主不許。愔等乃奏李太后出二王爲刺史。宮人李昌儀。卽高仲密之妻也。李太后以啟示之。昌儀密啟婁太后。愔等又議不可令二王俱出。乃奏以湛鎭晉陽。演錄尚書事。二王拜職。于尚書省大會百僚。愔等將赴之。鄭頤止之。愔不聽。湛伏家僮數十人于後室。及宴。與賀拔仁。斛律金等于坐執愔及天和欽道子獻。毆之。愔大言曰。諸王反逆。欲殺忠良邪。尊天子。削諸侯。赤心奉國。何罪之有。使人執頤。頤曰。不用智者言。至此命也。二王與歸彥等擁愔等突入雲龍門。至昭陽殿。婁太后出坐殿上。李太后及齊主側立。演叩頭曰。臣與陛下骨肉至親。楊遵彥等欲獨擅朝權。威福自已。若不早

圖必爲宗社之害臣與湛等已共執之未敢刑戮專輒之罪誠當萬死時衛士二千餘人皆被甲待詔武衛娥永樂武力絶倫素爲顯祖所厚叩刀仰視齊主素吃訥倉猝不知所言婁太后令却仗不退又厲聲曰奴輩即今頭落乃退永樂內刀而泣婁太后乃讓齊主曰此等懷逆欲殺我二子次將及我爾何爲縱之齊主不能言婁太后怒且悲曰豈可使我母子受漢老嫗斟酌李太后拜謝齊主乃曰天子亦不敢爲叔惜況此漢輩但匄兒命自下殿去此屬任叔父處分遂皆斬之以中書令趙彥深代楊愔總機務演爲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演遂如晉陽齊主詔軍國之政皆申晉陽稟大丞相規算

陳衡陽王昌自周歸于陳陳主殺之

初陳高祖以其子昌姪頊在長安屢請于周周不遣至是乃遣昌還昌致書陳主辭甚不遜陳主召侯安都謂曰太子將至須别就一藩歸老安都曰自古豈有被代天子臣愚不敢奉詔請自迎之于是陳主遂以昌為衡陽王昌濟江安都于中流殞之以溺告安都因進爵清遠公

陳遣使如周

初高祖遣毛喜字伯武陽武人從安成王頊詣江陵梁元帝以喜為侍郎沒于長安至是與昌俱還因進和親之策陳主乃使周弘正通好于周

夏四月周宇文護進毒弒其君毓毓弟魯公邕太祖第四子立

是爲武帝。

周主明敏有識量。宇文護憚之。使膳部中大夫（後周置。屬冢宰。胡三省曰。唐光祿寺之職也。）李安寘毒于糖䭔（丸餅也。䭔都回反。）而進之。周主覺之。口授遺詔五百餘言。且曰。朕子年幼。未堪當國。魯公邕。朕之介弟。寬仁大度。海內共聞。能弘我周家。必此子也。遂殂。（謚明皇帝。廟號世宗。葬昭陵。）邕即位。邕初爲世宗所親愛。大事多與之參議。性深沉有遠識。非因顧問。未嘗輒言。

秋八月。齊常山王演廢其主殷爲濟南王。而自立。（是爲孝昭帝。）演以王晞爲司馬。嘗密謂曰。比諸勳貴敦迫。言我違天不祥。恐當有變。吾欲以法繩之。何如。晞曰。比者殿下倉

猝所行。非復人臣之事。上下相疑。何由可久。殿下雖欲謙退。恐墜先帝之基。演曰。卿勿多言。晞又密以問趙彥深。彥深曰。我比亦驚此聲論。每欲陳聞。則口噤心悸。弟既發端。吾亦當昧死一披肝胆。因勸演。演遂言于婁太后。趙道德曰。相王不效周公輔成王。而欲骨肉相奪。不畏後世謂之簒邪。未幾。演復啟太后以人心未定。恐奄忽變生。須早定名位。太后從之。八月。下令廢齊主殷爲濟南王。出居別宮。以常山王演入纂大統。且戒之曰。勿令濟南有他也。演遂卽位于晉陽。詔封功臣。禮賜耆老。延訪直言。褒賞死士。追贈名德。

齊主演識度沈敏。少居臺閣。明習吏事。卽位尤自勤勵。大革顯祖之弊。嘗問舍人裴澤得失。對曰。陛下聰明至公。而頗傷細。帝王之度。頗爲未弘。齊主笑曰。朕

初臨萬幾慮不周悉故致如此但恐後又嫌疎漏耳羣臣進言皆從容受納性至孝太后不豫容色貶悴衣不解帶食飲藥物皆手親之齊主欲以王晞爲侍郎苦辭不受或勸之曰我少年以來閱要人多矣得志少時鮮不顛覆人主私恩何由可保萬一披猖求退無地非不好作要官但思之爛熟耳

陳太尉侯瑱攻湘州周遣軍司馬賀若敦代人救之

江陵之陷也巴湘之地皆入于周周使梁人守之至是陳太尉侯瑱等將兵逼湘州周遣軍司馬賀若敦將步騎救之又遣獨孤盛將水軍與敦俱進會秋水汎溢糧援斷絕敦恐瑱知之乃于營內多爲土聚覆之以米召旁村人陽有訪問隨即遣之瑱以爲實瑱又增修營壘爲久留之計先是土人多乘輕船載米肉以餉瑱軍敦乃僞裝舡伏甲士于中瑱軍望見逆來爭取甲士出而擒之又敦軍數有乘馬投瑱者敦乃別取一馬牽以趣船令船中逆以鞭鞭之如是再三馬畏

不上。然後伏兵江岸。使人乘畏船詣詐降瑱。軍遣兵迎接。馬畏船不上。伏發盡殺之。後實有饋餉及亡降者。瑱皆拒擊之。已而瑱襲破獨孤盛于楊葉洲。胡三省注。在湘江口。盛收兵登岸。築城自保。是冬。巴陵降陳。獨孤盛將餘衆潛遁。侯瑱與賀若敦相持日久。明年正月。敦拔軍北歸。于是巴湘遂入于陳。

冬。十一月。齊以盧叔虎柔從叔爲太子庶子。齊主問時務于叔虎。叔虎請伐周。曰。我彊彼弱。我富彼貧。其勢相懸。然未能併吞者。此失于不用彊富也。宜立重鎭于平陽。與彼蒲州相對。深溝高壘。運糧積甲。彼閉關不出。則蠶食其地。若彼出兵。則費損必多。我軍士年別一代。一年一更戍也。穀食豐饒。彼來求戰。我則不應。彼若退去。我乘其弊。與我相持。農業且廢。不過三年。彼自破矣。

齊主深善之。

十二月。陳制春夏不斷死刑。

齊置屯田。

初。齊境糴貴。左丞蘇珍芝建議修石鱉城名。在揚州府寶應縣。鄧艾所築。等屯。自是淮南軍防足食。平州刺史嵇曄建議開督亢陂。注見前。置屯田。歲收稻粟四十萬石。北境周贍。又于河內置懷義等屯。胡三省注。齊分河內汲郡爲懷州。置懷義等屯。以給河南之費。自是稍止轉輸之勞。

辛卯陳天嘉二年。周高祖武帝邕保定元年。齊世祖武成帝湛太寧元年。春正月。周宇文護自加都督中外諸軍事。

又詔五府總于天官。事無巨細。皆先斷後聞。

築城備警非迅不足以集事孝寬促成於旬日之間使敵人猝不及覺其膽識勝姚岳遠甚然亦幸而賊兵畏沮不前工役得如期

齊以王琳爲揚州刺史。

齊主使王琳出合肥召募。更圖進取。陳合州刺史裴景徽請爲鄉導。齊主使琳與盧潛將兵赴之。琳沉吟不決。景徽恐事泄。挺身奔齊。齊主以琳爲驃騎開府揚州刺史。鎮壽陽。已而琳與潛有隙齊徵琳還鄴。以潛爲揚州刺史。

二月。周以韋孝寬爲勳州刺史。

周人以韋孝寬嘗立勳于玉壁。乃置勳州于玉壁。以孝寬爲刺史。孝寬有恩信。善用間諜。故齊之動靜。皆先知之。齊境生胡。數爲抄掠。不可誅討。孝寬欲築城于險要以制之。遣開府姚岳監之。岳以兵少不敢前。孝寬曰此城距晉州四百餘里。築之十日可畢。吾一日創手。三日敵境始知。晉州徵兵。三日方集。謀議之間。自稽二日。計其軍行。二日不到。我之城隍辦矣。乃築之。齊人果至境上。疑有大軍。停留不進。其夜孝寬使諸村縱火。齊人

而就若詞孝寬之按日逆計皆能億中不爽則未免粉飾之過也

以爲軍至。收兵自回。岳卒城而還。

三月。周制十二丁兵。

周改八丁兵。境內丁兵。分爲八番。以八節代役。爲十二丁兵。率歲一月役。分爲十二番。每月一代。

夏四月。丙子朔日食。

秋七月。周更鑄錢。

文曰布泉。一當五。與五銖並行。

九月。齊主演弒濟南王。

濟南王在鄴。望氣者。言鄴中有天子氣。平秦王歸彥。恐王復立。勸齊主除之。齊主乃使歸彥詣鄴。徵濟南王至晉陽殺之。初齊主之誅楊燕也。許以長廣王湛爲太弟。既而立太子百年。湛心不平。及齊主徵濟南

演不能容殷湛獨能容百年乎作法不臧丁寧嗟何及耶

王湛方守鄴問計于散騎常侍高元海元海曰有三策請殿下如梁孝王故事從數騎入晉陽見太后主上請去兵權不干朝政此上策也不然表請青齊刺史沈靖自居此中策也更問下策曰發言即恐族誅固逼之元海曰濟南世嫡主上奪之今集文武示以廢濟南之敕斬高歸彥尊立濟南號令天下以順討逆此萬世一時也湛大悅然未能用 高元海高祖從孫

冬十月甲戌朔日食

十一月齊主演殂弟長廣王湛立是為武成帝廢太子百年為樂陵王

齊主演出畋馬驚墜地絕肋婁太后視疾問濟南所在者三齊主不對太后怒曰殺之邪不用吾言死其宜矣遂去不顧齊主乃徵湛立之又與書曰百年無罪可以樂處置之勿效前人遂殂 諡孝昭皇帝葬文靖陵 遺命至鄴湛猶

疑其詐。使所親先詣殯所發視。使者復命。乃喜。馳赴晉陽即位。立百年爲樂陵王。

周遣使如陳。

周人許歸陳安成王頊。使司會上士杜杲字子暉。杜陵人。如陳。陳主遣使報之。并貽以黔中地及魯山郡。注俱見前。

十二月。陳立鹽賦榷酤法。

庶子虞荔字山披。寄之兄。中丞孔奐字休文。會稽山陰人。以國用不足。奏立之。

壬午陳天嘉三年。齊河清元年。周保定二年。後梁世宗巋天保元年。春閏二月。齊以高歸彥爲冀州刺史。和士開字彥通。清都臨漳人。爲黃門侍郎。

平秦王歸彥爲肅宗所厚。恃勢驕盈。至是侍中高元海

等言其必爲禍亂。齊主亦尋其反覆之跡。漸忌之。以爲冀州刺史。齊主之爲長廣王也。和士開以善握槊彈琵琶有寵。及即位。累遷黃門侍郎。高元海及中丞畢義雲。黃門郎高乾和。皆疾之。將言其事。士開乃奏元海等交納朋黨。欲擅威福。乾和由是被疏。義雲納賂。得爲兗州刺史。歸彥至冀州。內不自安。欲待齊主如晉陽。乘虛入鄴。事覺。齊主遣段韶等討之。歸彥閉城拒守。已而城破。擒送鄴。並其子孫皆棄市。

陳改鑄五銖錢。

梁末喪亂。鐵錢不行。民間私用鵝眼。至是。改鑄五銖錢。一當鵝眼之十。

後梁主詧殂。太子巋立。是爲文帝。

後梁主安于儉素。不好酒色，以封疆褊隘。邑居殘毀。鬱鬱不得志。疽發背而殂。諡曰宣帝。廟號中宗。

三月陳安成王頊。自周歸于陳。

周遣杜杲送頊南歸。陳以為中書監。陳主謂杲曰。家弟今蒙禮遣，實周朝之惠。然魯山不返。亦恐未能及此。杲對曰，安成。長安一布衣耳。而陳之介弟也。其價豈止一城而已。茂本朝敦睦九族。恕己及物。上遵太祖遺旨。下思繼好之義。是以遣之南歸。今乃云以尋常之土。易骨肉之親，非使臣之所敢聞也。陳主甚慚。曰。前言戲之耳。待杲有加。頊妃柳氏。及子叔寶。即後主猶在穰城。陳主復遣毛喜如周請之。周人皆歸之。

夏。四月。齊太后婁氏殂。

齊主不改服。緋袍登三臺。置酒作樂。宮女進白袍。和士開請止樂。齊主怒撾之。

齊青州言河水清。

齊主遣使祭之。改元。

周始命貴臣食邑。

先是。周之羣臣受封爵者。皆未給租賦。至是。詔聽寄食他縣。

秋。九月。戊辰朔。日食。

癸未 陳天嘉四年。周保定三年。齊河清二年。 春。正月。齊以高元海爲兗州刺史。

齊主終日酣飲。朝事專委高元海。又以元海庸俗。輕之。

兗州刺史畢義雲作書與元海論時事。給事中李孝貞得而奏之。齊主由是疎元海。以孝貞兼中書舍人。徵義雲還朝。和士開復譖元海。齊主以馬鞭箠元海。責曰。汝昔教我反。以弟反兄。不義也。以鄴城抗并州。無智也。出之兗州。

二月。周頒大律。

周主命司憲大夫拓跋廸(周令諸元從本姓。事具前。)造大律二十五篇行之。其制罪一曰杖刑。自十五至五十。二曰鞭刑。自六十至百。三曰徒刑。自一年至五年。四曰流刑。自二千五百里至四千五百里。五曰死刑。磬(懸而縊之。)絞(絪而殺之。)斬。梟(懸首示衆。)裂(車裂也。)凡二十五等。(五刑之屬各有五。)

三月乙丑朔日食

齊城軹關在今懷慶府濟源縣西北。述征記。太行八陘。第一曰軹關陘。

齊詔司空斛律光督步騎二萬築勳掌城以通勳掌于軹關仍築長城二百里置十二戍谷。故名。

夏四月周主養老于太學

周主將視學以太傅燕國公于謹爲三老仍賜以延年杖遂幸太學謹入門周主迎拜謹答拜有司設席于中楹大師護設几謹升席南面憑几而坐大司馬豆盧寧豆盧。代北複姓。寧字永安徒河人。正舃周主立于斧扆之前西面有司進饌周主跪設醬豆袒割謹食畢周主跪受爵以酳有司徹周主北面立而訪道謹起立于席後以對言曰。木受繩則

正后從諫則聖明王虛心納諫以知得失天下乃安又曰去食去兵信不可去願陛下守信勿失又曰有功必賞有罪必罰則爲善者日進爲惡者日止又曰言行者立身之基願陛下三思而言九慮而行勿使有過天子之過如日月之食人莫不知願陛下愼之周主再拜受言謹答拜禮成而出

六月陳殺其司空侯安都

初安都鎮京口恃功驕橫陳主銜之安都弗之覺嘗陪樂遊園禊飲謂陳主曰何如作臨川王時陳主曰此雖天命抑亦明公之力宴訖啓借供帳水飾明日載妻妾入宴安都坐御座賓客居羣臣位陳主惡之舍人蔡景歷希旨稱安都謀反陳主慮其不受召故以爲江州刺史安都過建康陳主與宴又集其將帥會于朝堂于坐悉收之下詔暴其罪惡明日賜死初高祖與諸將宴杜僧明周文育侯安都

各稱功伐。高祖曰。卿等悉良將也。而皆有所短。杜公志大而識闇。狎于下而驕于上。周侯交不擇人。而推心過差。侯郎傲誕而無厭。輕佻而肆志。並非全身之道。卒皆如其言。僧明病死江州。文育爲熊曇朗所殺。安都至是被誅。

齊主殺其河南王孝瑜。字正德。文襄長子。

齊侍中和士開有寵。姦諂百端。賞賜不可勝計。每侍左右。言辭容止。極諸鄙褻。無復君臣之禮。士開嘗謂齊主曰。自古帝王。盡爲灰土。堯舜桀紂。竟復何異。陛下宜及少壯。極意爲樂。縱橫行之。一日取快。可敵千年。國事盡付大臣。何慮不辦。齊主大悅。于是委趙彥深掌官爵。元文遙掌財用。唐邕掌外兵。白建掌騎兵。馮子琮胡長粲掌東宮。三四日一視朝。書數字而已。白建。字彥舉。太原陽邑人。馮子琮。信都人。胡長粲。國珍從曾孫。齊主使士開與胡后握槊。河南王孝瑜諫曰。皇后天下之母。豈可與臣下接手。趙郡王叡高祖弟琛之子。及士開共譖孝瑜奢僭。

山東唯聞有河南王不聞有陛下齊主酖殺之諸侯在宮中者莫敢舉聲唯河間王孝琬（文襄第三子）大哭而出

秋九月周及突厥侵齊

初周人欲與突厥連兵伐齊許納其女為后遣楊薦（字承略秦郡寧夷人）及王慶（字興慶太原祁人）往結之齊人懼亦遣使求昏于突厥木杆貪齊幣重欲執薦等送齊薦知之責木杆背恩（周太祖以蠕蠕降衆付突厥事具前）木杆慘然良久乃許為周出師然後送女于是周遣楊忠將步騎出北道與突厥伐齊又遣達奚武出南道期會于晉陽忠拔齊二十餘城突厥以十萬騎會之三道俱入時大雪平地數尺齊主自鄴倍道赴晉陽斛律光將步騎三萬屯平陽周師及突

齊湛昏庸更非洋比一時
然單拒敵用段韶以待勝
是猶虢公敗戎天奪之鑒
適益其疾爾

厥逼晉陽齊主欲走避之趙郡王叡河間王孝琬叩馬諫齊主命六軍進止皆取叡節度而使并州刺史段韶總之

甲申陳天嘉五年周保定四年齊河清三年 春正月齊主及周師戰于晉陽周師敗績

齊主登北城軍容甚整突厥咎周人曰爾言齊亂故來伐之今齊人眼中亦有鐵何可當邪周人以步卒為前鋒從西山下去城二里許諸將咸欲逆擊之段韶曰步卒力勢有限今又積雪逆戰非便不如陳以待之彼勞我逸破之必矣既至齊悉其銳兵鼓譟而出突厥震駭引上西山不肯戰周師大敗而還突厥引兵出塞比至

長城。馬死且盡。達奚武至平陽。聞忠退。亦還。

二月。庚寅朔。日食。

三月。齊頒律令。制田賦。

初。齊顯祖命刊定齊律。久而不成。決獄者罕依律文。相承謂之變法從事。及齊主即位。思革其弊。乃督修者。至是而成。其刑名有五。一曰死。轘即車裂。梟。斬。絞。二曰流。投邊裔為兵。三曰刑。自五歲至一歲。四曰鞭。自百至四十。五曰杖。自三十至十。凡十五等。其流內官及老小閹癡并過失應贖者。皆以絹代金。是後為吏者始守法令。又令民十八受田輸租調。二十充兵。六十免力役。六十六還田免租調。一夫受露田注見前。八十畝。婦人四十畝。奴

婢依良人牛受六十畝。牧牛一頭受田六十畝限四年大率一夫一婦調絹一匹綿八兩墾租二石。義租五斗。奴婢準良人之半。牛調二尺。墾租一斗。義租五升。墾租送臺。義租納郡。以備水旱。

周詔令百官執笏。禮記玉藻。笏度二尺有六寸。其中博三寸。其殺六分而去一。唐會要。笏制上圓下方。五品以上並用象。九品以上。用竹木。

夏六月白虹貫日。齊主殺其兄之子樂陵王百年。

時白虹圍日再重。又橫貫而不達。赤星見。齊主欲以百年厭之。百年常作數敕字。教書者封奏之。齊主怒。使召百年。百年知不免。割帶玦留與其妃斛律氏而入。齊主遣左右亂捶之。氣息將盡。乃斬之棄諸池。池水盡赤。妃

把玦哀號不食月餘亦卒玦猶在手拳不可開其父光自擘之乃開

秋八月丁亥朔日食

九月周封李昞為唐公胡三省曰李氏有天下國號曰唐本此

昞虎之子也以追錄佐命元功封後昞卒子淵襲爵即唐高祖

齊人歸宇文護之母于周

初周太祖之從賀拔岳在關中也遣人迎護于晉陽護母閻氏及周主之姑皆留晉陽齊人以配中山宮及護用事遣間使入齊求之莫知音息及是周人謀與突厥再伐齊齊主懼許歸護母且求通好先遣其姑歸令人

爲護母作書言護幼時數事又寄其所著錦袍以爲信驗護得書悲不自勝齊人復使其母與書邀護重報往返再三乃遣之閻氏至周舉朝稱慶周主爲之大赦時段韶拒突厥軍于塞下齊主將還護母遣使乘傳問韶韶以周人反覆本無信義護名爲相其實主也既爲母請和不遣一介之使若據移書即送其母恐示之以弱不如且外許之待和親堅定遣之未晚齊主不聽

冬十月周宇文護會突厥侵齊十二月齊人及護戰于洛陽大敗之

突厥自幽州還留屯塞北更集諸部兵遣使告周欲與共擊齊如前約宇文護新得其母未欲伐齊又恐負突厥約更生邊患不得已徵內外諸軍凡二十萬人遣尉遲迥將前鋒趣洛陽權景宣字暉遠天水顯親人趣懸瓠楊摽字顯

（進。正平高京人。）出軹關（景宣克齊二州。擄輕敵深入。為齊兵所敗。遂降。）十一月。周人攻洛陽。不克。護命諸將塹斷河陽路。遏齊救兵。諸將以為齊兵必不敢出。唯張斥堠而已。齊主遣蘭陵王長恭（名孝瓘。文襄第四子。）及大將軍斛律光救洛陽。又召并州刺史段韶督精騎繼進。齊主亦自晉陽赴之。韶至洛陽。與諸將觀周軍形勢。至太和谷（即太谷。注見前。）與周軍遇。馳告諸營。追集騎士。結陳以待。韶為左軍。長恭為中軍。光為右軍。周人不意其至。皆恟懼。韶遙謂曰。汝宇文護纔得其母。遽來為寇。豈欲送死邪。周人以步兵上山逆戰。韶且戰且卻以誘之。待其力弊。然後下馬擊之。周師大敗。死者甚眾。在城下者。亦解圍遁去。委棄軍械。彌滿川澤。唯齊公

憲（字毗賀突，大祖第五子。）達奚武、王雄（字胡布頭，太原人。）在後拒戰。（雄馳馬衝斛律光陳，光退走，雄追之。按稍不及光者丈餘，欲生擒之。光唯餘一矢，射雄中額，雄走至營而卒。軍衆益懼。齊公憲拊循督勵，衆心小安。）至夜收軍，憲欲待明更戰。武曰：洛陽軍散，人情震駭，若不因夜速還，明日欲歸不得矣。乃還。護本無將畧，是行又非本心，故敗。

周滅宕昌，置宕州。（治宕昌郡，唐爲交河戍，故城在今鞏昌府岷州。）

宕昌王梁彌定屢寇周邊，周討滅之，以其地置宕州。

乙酉（陳天嘉六年，周保定五年，齊後主緯天統元年。）夏四月，陳侍中安成王頊免。

頊以帝弟之重，勢傾朝野，直兵鮑僧叡恃頊勢爲不法。

御史中丞徐陵爲奏彈之，從南臺（御史臺爲南臺）官屬引奏案而入。陳主爲斂容正坐，陵進讀奏版，時頊侍殿上，流汗

失色。陵遣殿中御史引項下殿。陳主爲之免項侍中。朝廷肅然。

彗星見。齊主湛傳位于太子緯。是爲後主。自稱太上皇帝。以祖珽爲秘書監。

珽有文無行。齊主以爲中書侍郎。遷散騎常侍。初。珽嘗爲高祖功曹。因宴失金叵羅。于珽髻上得之。又坐詐盜官粟鞭配甲坊。又嘗坐贓當絞。除名。顯祖愛其才。復令直中書省。齊主爲長廣王。珽言殿下有非常骨法。及即位。遂擢拜之。珽與和士開共爲姦謟。私說士開曰。君之寵幸。振古無比。宮車一日晚駕。欲何以克終。士開因從問計。珽曰。宜說主上云。文襄文宣孝昭之子。俱不得立。今宜令皇太子早踐大位。以定君臣之分。若事成。中宮少主。必皆德君。此萬全計也。請君微說主上。令粗解。珽當自外上表論之。士開許諾。會彗星見。太史奏云。除舊布新之象。珽于是上書言。陛下雖爲天子。未爲極貴。宜傳位東宮。且以上

應天道齊主從之傳位于緯以太子妃斛律氏爲后子是羣公上尊號爲太上皇帝軍國大事咸以聞使侍郎馮子琮左丞胡長粲輔導少主珽拜秘書監大被親寵

秋七月辛巳朔日食

冬十月周殺其中州周置今河南府新安縣是刺史賀若敦

周以函谷關城爲通洛防猶塞也以賀若敦爲中州刺史鎭之敦恃才負氣以湘州之役全軍而返謂宜受賞翻得除名對臺使出怨言宇文護怒徵還逼令自殺敦臨死謂其子弼曰吾志平江南今而不果汝必成吾志吾以舌死汝不可不思因引錐刺弼舌出血以誡之弼字輔伯後爲隋將

丙戌元年陳天康元年周天和元年齊天統二年 春正月己卯朔日食通鑑綱目俱不書朔今依

北史周武帝紀補書。

夏四月。陳以孔奐為太子詹事。

陳主不豫。尚書孔奐與安成王頊。僕射到仲舉（字德言。洽之子。）等。入侍醫藥。陳主以太子伯宗（字奉業。）柔弱。謂頊曰。吾欲遵太伯之事。頊拜泣固辭。陳主又謂仲舉奐等曰。今三方鼎峙。四海事重。宜須長君。卿等宜遵此意。孔奐流涕對曰。皇太子聖德日躋。安成王足為周旦。若有廢立之心。臣誠不敢奉詔。陳主曰。古之遺直。復見於卿。乃以奐為太子詹事。

陳主蒨殂。太子伯宗立。（是為廢帝。）

陳主疾甚。遂殂。（諡文皇帝。廟號世祖。葬永寧陵。）遺詔太子即位。（世祖起自艱難

親民之官。豈可任之廝役。文遙所見是已。但不能慎選廉能。而又委之貴遊子弟。其異於抱薪救火者幾希

知民疾苦。性明察儉約。每夜刺閨。取外事分判者。前後相續。敕傳更籤于殿中者。必投籤于階石之上。令鎗然有聲。曰。吾雖眠。亦令驚覺。刺閨。以錐藺物曰刺。閨。宮中小門也。就閨中刺取外事。故曰刺閨。

五月。陳以安成王頊爲司徒錄尚書事。徐陵爲吏部尚書

陵以梁末以來選授多濫。乃爲書示衆曰。永定之時。聖朝草創。白銀難得。黃札薄木板也。用以書詔。易營。權以官階代于錢絹。致令員外常侍路上比肩。諮議參軍市中無數。今衣冠禮樂日富年華。何可猶作舊意。非理望也。衆咸服之。

冬十二月。齊始用士人爲縣令。

魏末以來縣令多用廝役。由是士流恥爲之。齊僕射元文遙以爲縣令。治民之本。遂請革選。密擇貴遊子弟。發

敕用之。悉召集神武門。令趙郡王叡宣旨慰諭而遣之。齊之士人爲縣令自此始。

丁亥 陳主伯宗光大元年。周天和二年。齊天統三年。春正月。癸酉朔。日食。

二月。陳安成王頊殺中書舍人劉師知。又殺僕射到仲舉。

師知與安成王頊。到仲舉同受世祖遺詔輔政。師知見頊爲朝野所屬。忌之。謀出頊于外。東宮舍人殷不佞。字季卿。不害之弟。素以名節自任。馳詣相府。矯敕謂頊曰。令四方無事。王可還東府。經理州務。揚州刺史治東府。頊時居尚書省。故不佞令還。中記室毛喜。馳語頊曰。此必非太后意。須更聞奏。領軍將軍吳明徹亦贊之。頊乃稱疾。召師知與語。使喜入言于太后。太后曰。伯宗幼弱。政事並委二郎。此非我意。陳主

亦曰此自師知等所爲朕不知也喜以報項項因囚師知入見太后以師知付廷尉賜死以仲舉爲光祿大夫不傾少有孝行項雅重之免官而已自是國政盡歸于項右衛將軍韓子高（會稽山陰人）與仲舉通謀事未發仲舉廢心不自安子高亦自危求出或告其謀項召文武議立皇太子仲舉子高入皆執之下獄賜死

夏四月陳湘州刺史華皎（晉陵暨陽人）叛附于周皎與韓子高俱爲世祖所親任子高死皎內不自安遣使潛引周兵又自歸于梁陳安成王項遣吳明徹等襲之皎使至長安梁主亦上書言狀宇文護遣襄州總管衛公直（字立羅突太祖子）等帥師助皎（周司會崔猷曰前歲東征死傷過半比雖循撫

瘡痍未復。今陳氏保境息民。共敦鄰好。豈可利其土地。納其叛臣。違盟約之信。興無名之師乎。護不從。

九月梁遣其柱國王操將兵二萬會之周衛公直總水陸軍與皎俱下與吳明徹戰于沌口西軍以艦載薪因風縱火俄而風轉自焚西軍大敗皎直俱奔江陵。是月陳將程靈洗。以舟師襲周沔州。刺史裴寬拒戰。靈洗擒之。明年吳明徹乘勝進攻江陵。以水灌之。梁王操晝夜拒守。擊明徹敗之。陳師乃退。

裴寬。字長寬。聞喜人。

秋八月齊以東平王儼字仁威。齊主之弟。爲司徒。

儼有寵于上皇及胡后。爲司徒領御史中丞。魏故事。中丞出。與太子分路。王公皆遙駐車。去牛。頓軛于地。以待其過。少遲則前驅以赤棒棒之。自遷鄴後。此儀廢絕。上皇欲尊寵儼。一遵舊制。儼性剛決。嘗言于上皇曰。尊兄懦。何能帥左右。上皇每稱其才。有廢立意。胡后亦勸之。既而中止。儼尋徙封

爲琅邪王

冬十一月戊戌朔日食

齊流祖珽于光州魏置隋改入萊州今爲府屬山東

珽與黃門侍郎劉逖友善珽欲求宰相乃疏僕射趙彥深元文遙及和士開罪狀令逖奏之逖不敢通彥深等聞之先詣上皇自陳上皇大怒執珽詰之珽因陳士開等朋黨弄權賣官鬻獄事上皇曰爾乃謗我鞭配甲坊尋徙光州桎梏置地牢中夜以蕪菁子詩經疏陸璣曰葑蕪菁幽州人或謂之芥爲燭眼爲所熏由是失明

戊子陳光大二年周天和三年齊天統四年

秋七月周隨公楊忠卒

忠子堅即隋文帝爲小宮伯後周置宮伯之貳宇文護欲引以爲腹

心。忠曰。爾姑之閒難爲婦。汝其勿往。堅乃辭之。至是忠卒。堅襲爵。楊堅始見此。

冬。十一月壬辰朔。日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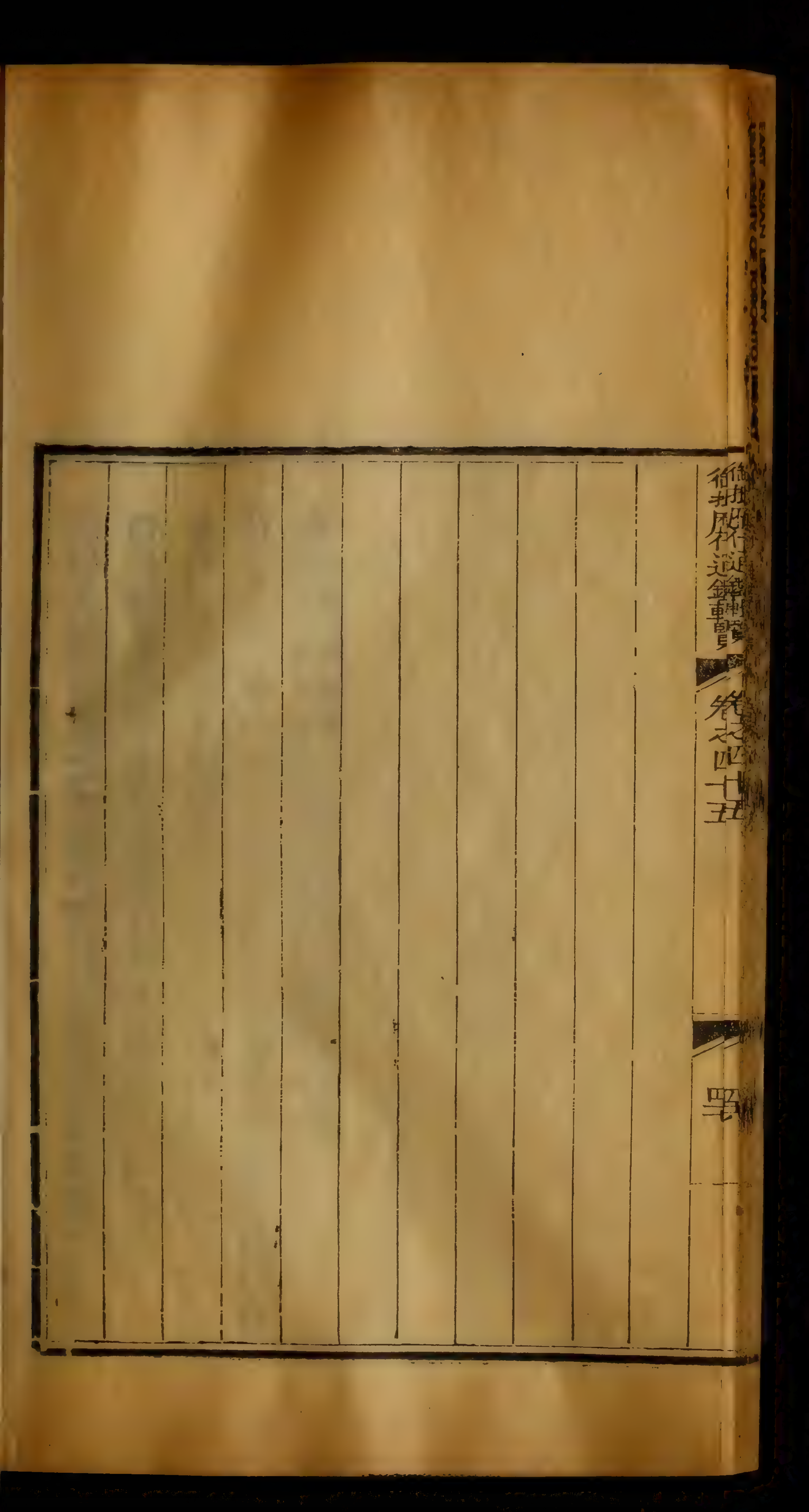
陳安成王頊廢其主伯宗爲臨海王。而殺始興王伯茂。字鬱之。世祖第二子。

始興王伯茂以安成王頊專政。不平。肆惡言。頊遂以太后令。誣陳主云與劉師知華皎等通謀。廢爲臨海王。以安成王入纂。又下令黜伯茂爲溫麻晉縣。隋改曰連江。今屬福州府。侯。置諸別館。使盜殺之。

齊主湛殂。

先是齊上皇有疾。僕射徐之才善醫。療之既愈。和士開

欲得次遷。乃出之才為兗州刺史而代之及是上皇疾復作。驛追之才。未至。疾亟。以後事屬和士開握其手曰勿負我。遂殂。士開祕喪三日不發。黃門侍郎馮子琮謂曰。升遐之事。行路皆傳。久而不舉。恐有後變。士開乃發喪。謚上皇曰武成皇帝。廟號世祖。葬永平陵。世祖驕奢淫泆役繁賦重吏民苦之。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四十六

南北朝

己丑陳高宗宣帝頊太建元年。周天和四年。齊天統五年。春正月。陳主頊立。是爲宣帝。

陳安成王頊既以太后令入纂大統。事具前。至是遂卽帝位。復太皇太后爲皇太后。皇太后爲文皇后。立妃柳氏爲皇后。世子叔寶爲太子。

二月。齊殺其太尉趙郡王叡。

初。和士開爲世祖所親狎。出入卧內。遂得幸于胡后。及世祖殂。齊主深委任之。與婁定遠子。昭之等俱用事。時號八貴。和士開。婁定遠。趙彥深。元文遙。唐邕。綦連猛。高阿那肱。胡長粲。八人。綦連氏。出西方諸部。猛字武兒。代人。高阿那肱。善無人。胡長粲。國珍曾孫。太尉趙郡王叡與定遠等。皆言于齊主。請出士開。太后不可。叡復令元文遙入奏。齊主

入貴橫行干政士開尤爲罪魁高叡定計出之是也乃以定遠貪餌墮術事壞垂成卒致定遠亦斥外叡且因之以死致齊政日壞直底滅亡是定遠之罪猶浮於士開耳

及太后召問士開。對曰。陛下諒闇。伊始。大臣皆有覬覦。今若出臣。正是自翦羽翼。宜謂叡等云。文遙與臣。俱受先帝任用。可並用爲州。待過山陵。然後遣之。齊主及太后乃以士開爲兗州刺史。葬畢。太后欲留士開過百日。俟卒哭也。叡不許。遂更見太后。苦言之。先是。太后觴朝貴于前殿。叡面數士開受納賄賂。穢亂宮掖之罪。太后曰。且飲酒。勿多言。叡辭色愈厲。投冠于地。拂衣而起。及是。與太后言。太后令酌酒賜叡。叡正色曰。論國家大事。非爲卮酒。言訖遽出。士開載美女珠簾詣婁定遠。定遠喜。士開因謂曰。今當遠出。願得一辭覲二宮。定遠許之。士開由是得見太后及齊主。進說曰。先帝一旦登遐。臣愧不能自死。觀朝貴意勢。欲以陛下爲乾明。廢帝殷年號。臣出之後。必有大變。臣何面目見先帝于地下。因慟

哭。齊主太后皆泣。問計。士開曰。臣已得入。復何所慮。正須數行詔書耳。於是詔出定遠爲青州刺史。責趙郡王叡以不臣之罪。旦日叡將復入諫。妻子咸止之。叡曰。社稷事重。吾寧死事先皇。不忍見朝廷顛沛。至殿門。又有人謂曰。入恐有變。叡曰。吾上不負天。死亦無恨。入見太后。諭執彌固。出至永巷。遇兵。執送華林園。拉殺之。叡清正自守。朝野冤惜之。復以士開爲僕射。定遠歸士開所遺。加以餘珍賂之。

夏四月。齊以高阿那肱爲尚書令。韓長鸞（名鳳。昌黎人。）爲領軍。陸令萱（穆提婆之母。）爲女侍中。穆提婆（漢陽人。）爲開府儀同三司。祖珽爲秘書監。

齊主年少，多嬖寵，武衛將軍高阿那肱、都督韓長鸞，素被親狎。（阿那肱以諂佞為世祖所厚，多令在東宮侍齊主，由是有寵。長鸞亦嘗侍衛東宮，齊主數喚共戲，最親愛之。）阿那肱累遷并省尚書令。（晉陽之尚書令也。晉陽為并州，故云并省。）長鸞累遷侍中領軍，總知內省機密。宮婢陸令萱以保養恩為女侍中，引其子提婆入侍齊主，朝夕戲狎，累遷開府儀同三司。（令萱前坐其夫駱超謀叛，配掖庭，子提婆亦沒為奴。齊主之在襁褓，令萱養之，謂之乾阿嬭。令萱巧黠，善取媚，有寵于胡太后。和士開、高阿那肱皆為之養子。斛律后之從婢穆舍利，有寵于齊主，令萱乃為之養母，因令提婆冒姓穆氏。）然和士開用事最久，諸幸臣皆依附之。齊主思祖珽，士開亦以珽有膽略，欲引為謀主。乃棄舊怨，與令萱言于齊主曰：三帝之子皆不得立，今至尊獨在帝位者，祖孝徵之力也。其人心行雖薄，奇略

出入綏慈可使且目巳盲必無反心齊主乃召以爲秘書監

秋八月陳廣州刺史歐陽紇反

歐陽紇在廣州十餘年永定元年紇與父頠定廣州天嘉四年頠卒紇代爲刺史至是凡十三年威惠著于百越自華皎叛陳主疑之徵爲左衛將軍紇懼遂舉兵攻衡州陳主遣徐儉子陵之持節諭旨儉語紇曰呂嘉之事誠當已遠將軍獨不見周迪陳寶應乎紇默然不應儉還陳主乃遣車騎將軍章昭達字伯通吳興武康人討之

冬十二月周陳復通好

庚寅 陳太建二年齊武平元年周天和五年 春二月陳人討歐陽紇斬之封陽

冼氏能知大義洵爲不愧巾幗其子以太守潛出叛人即因母功貰罪足矣乃竟錫之通侯是何賞罰哉

春太守馮僕母冼氏爲石龍注見前。太夫人。

歐陽紇召陽春太守馮僕至南海。誘與同反。僕遣使告其母冼夫人。夫人曰。我忠貞兩世。今不能惜汝而負國也。遂發兵拒境。帥諸酋長迎章昭達。昭達至始興。紇懼。出頓洭口。水經注。洭水逕含洭縣西。右會溱水。謂之洭口。洭水即湟水。溱水即始興大江。含洭故縣在今韶州府英德縣。昭達破其水柵。擒紇送建康斬之。馮僕以其母功。封信都侯。遷石龍太守。遣使者持節冊命冼氏爲石龍太夫人。賜以繡幰安車。鼓吹。麾節。鹵簿如刺史之儀。

陳遣兵攻梁。周人救之。陳師還。

章昭達攻梁。梁主與周總管陸騰字顯聖代人。拒之。周人于

陜口南岸築城。橫引大索。編葦爲橋。以度軍糧。昭達爲長戟。施于樓船上。仰割之。索斷糧絶。遂攻其城。下之。梁主告急于周。周使將軍李遷哲字孝彥安康人。將兵救之。昭達兵不利。引還

冬。十月辛巳朔。日食。

齊以蕭莊爲梁王。

齊復以梁永嘉王莊爲梁王。許以興復。竟不果。及齊亡。莊憤悒。卒于鄴。

辛卯陳太建三年。齊武平二年。周天和六年。春正月。齊斛律光及周韋孝寬戰于汾北。汾水之北。周師敗績。

先是周勳州刺史韋孝寬請築城于汾北。時周齊爭宜陽。久而不決。

孝寬謂其下曰。宜陽一城之地。不足損益。兩國爭之。勞師彌年。彼若棄之。來圖汾北。我必失地。宜速于華谷長秋築城。以杜其意。乃畫地形。且圖其狀。華谷。在山西絳州稷山縣西北。今爲鎮。長秋。即漢長修故縣。音訛爲秋。今曰泉掌鎮。在絳州西北。宇文護不從。已而齊斛律光出晉州道。于汾北築華谷龍門二城。今華谷鎮南有故城。光所築也。龍門城。在稷山縣北。俗呼曰古城。遂進圍定陽。魏郡。隋改文成。金爲吉州。今州隸山西。築南汾城。在今吉州南。以逼之。至是光與孝寬戰于汾北。孝寬敗。光築十三城于西境。馬上以鞭指畫而成。拓地五百里。已而周人取齊宜陽等九城。光帥步騎赴之。與周師戰于宜陽城下。取建安等四戍而還。

夏。四月。戊寅朔。日食。

六月。齊段韶圍周定陽。克之。獲汾州刺史楊敷。字文衍。愔族子。

齊段韶圍定陽。周汾州刺史楊敷固守不下。韶急攻之。

煬素在周既陰結隋文而移周祚在隋又勸立煬帝以速隋亡真忠得君失之鄙矣顧得云無心富貴邪

曰此城三面重澗皆無走路唯慮東南一道耳乃令壯士千餘人伏于東南澗口城中糧盡敷走伏兵擒之遂取汾州敷至鄴不屈未幾卒子素以父守節未蒙贈謚申理再三周主大怒命左右斬之素大言曰臣事無道天子死其分也周主壯其言贈敷大將軍謚曰忠壯素少多才藝及見禮遇命為詔書下筆立成詞義兼美周主曰勉之勿憂不富貴素曰但恐富貴來逼臣臣無心圖富貴也　楊敷子素字處道

秋七月齊琅邪王儼殺和士開九月齊主殺儼

和士開威權日甚朝士無恥者或為之假子士開患傷寒醫云應服黃龍湯士開有難色適一士人往參請先嘗之一飲而盡黃龍湯年久糞汁也治大熱病與穆提婆俱專權奢縱琅邪王儼意甚不平二人忌之出儼居北宮時儼猶帶中丞士開等又欲出之于外治書侍御史王子宜說儼曰殿下被疏正由士開間搆何可出北宮也儼謂侍

中馮子琮曰。士開罪重。殺之何如。子琮心欲廢齊主而立儼。因勸成之。儼令子宜彈士開罪。請禁推。收禁而推鞫之也。子琮雜他文書奏之。齊主可之。儼誑領軍庫狄伏連使收士開送臺。儼斬之。儼黨因逼儼帥軍士三千人屯千秋門。齊主使劉桃枝召儼。儼欲誘陸令萱而殺之。因對曰。尊兄若赦臣。請令姊姊來迎。姊姊謂令萱也。齊諸王皆呼嫡母爲家家。乳母爲姊姊。婦爲妹妹。令萱聞之戰栗。齊主乃急召斛律光。光聞儼殺士開。撫掌大笑曰。龍子所爲。固自不似凡人。入見齊主。齊主帥宿衛者受甲。將出戰。光曰。小兒輩弄兵。與交手即亂。鄙諺云。奴見大家臣妾呼天子曰大家心死。至尊宜自至千秋門。琅邪必不敢動。齊主從之。光步道使人

走出曰大家來。儼徒彭散。光就儼執其手彊引以前請于齊主曰。琅邪王年少腸肥腦滿。輕爲舉措。稍長自不然。願寬其罪。齊主拔刀鐶築其辮頭良久乃釋之收帝欽伏連王子宜等支解之。太后責儼。儼曰。馮子琮教兒。太后遂殺子琮。已而陸令萱說齊主曰。人稱琅邪聰明雄勇。當今無敵。觀其相表。殆非人臣。自專殺以來。常懷恐懼。宜早爲之計。齊主未決。以問侍中祖珽。珽稱周公誅管叔。季友酖慶父。齊主乃携儼之晉陽。使劉桃枝拉殺之。時儼年十四。遺腹四男。皆幽死。既而贈儼楚恭哀帝。以慰太后心。

冬十月。齊主幽其太后胡氏于北宮。

齊胡太后出入不節。與沙門統曇獻通。齊主聞而未之

珽少無行檢旣召還而怙終尤甚援元魏弊政以售其詭附之說忘廉鮮恥自以固寵樹榮為得計不踰時而下獄之譖陷即隨之謫死北徐身名遺臭小人之悧鬻若此何後世猶有[illegible]媼以求媚者哉

信。後朝太后見二尼。悅而召之。乃男子也。于是曇獻事亦發。皆伏誅。遂幽太后于北宮。太后或為齊主設食。齊主亦不敢嘗。

壬辰 陳太建四年。齊武平三年。周建德元年。 春二月。齊以祖珽為左僕射。

胡太后既幽北宮。珽引魏保太后故事。魏太武帝始光初尊保母竇氏為保太后。欲立陸令萱為太后。且謂人曰。陸雖婦人。然實雄傑。女媧以來。未之有也。令萱亦謂珽為國師。由此得左僕射。

三月。癸卯朔。日食。

周主討其太師宇文護。殺之。

初。周太祖為魏相。立左右十二軍。總屬相府。太祖殂。皆

受晉公護處分。護第兵衛。盛于宮闕。諸子僚屬。皆貪殘恣橫。士民患之。周主深自晦匿。無所關預。人不測其淺深。衛公直有怨于護。勸周主誅之。周主乃密與直及右宮伯（後周有左右宮伯。）中大夫宇文神舉（太祖族子。）內史（周官。後周倣制。）下大夫王軌（太原祁人。）右侍（後周倣周官侍御置。）上士宇文孝伯（字胡三。深之子。）謀之。周主每于禁中見護。常行家人禮。至是。引護入謁太后。謂曰。太后好飲。屢諫不納。因出懷中酒誥授之。曰。願兄以此入諫。護入讀未畢。周主以玉珽（禮記。天子搢珽。鄭康成曰。珽亦笏也。）自後擊之。護踣于地。直出斬之。石宮伯長孫覽（字休因。紹遠之子。）等。收護子弟親黨殺之。（初。宇文孝伯與周主同日生。太祖愛而養之。幼與周主同學。及即位。欲引致左右。託言欲與講習。故護弗之疑。孝伯為人。沉正忠諒。朝政得失。外間細事。無不

以聞。至是以爲車騎大將軍。護之未敗也。問稍伯大夫庾季才曰。比日天道何如。對曰。頃上至有變。公宜歸政請老。護遂疎之。及護誅。周主閱其書記。得季才書兩紙。盛言緯候災祥。宜返政歸權。周主命賜粟帛。遷太中大夫。稍伯。後周官。蓋周官稍人之職。庾季才字叔奕。新野人。仕梁。江陵陷。入長安。

周主親政。以其弟齊公憲爲大冢宰。衛公直爲大司徒。

周主始親政。頗事威刑。雖骨肉無所寬借。齊公憲雖遷冢宰。實奪之權。又謂憲侍讀裴文舉曰。昔魏末不綱。太祖輔政。及周室受命。晉公復執大權。積習生常。愚者謂法應如是。卿雖陪侍齊公。不得遽同爲臣。欲死于所事。宜輔以正道。勸以義方。輯睦我君臣。協和我兄弟。勿令自致嫌疑。文舉咸以白憲。憲指心撫几曰。吾之夙心。公寧不知。但當盡忠竭節耳。知復何言。裴文舉字道裕。聞喜人。衛公直性浮詭貪狠。意望大冢宰。既不得。殊怏怏。更請爲大司馬。欲據兵權。周主揣知其意。曰。汝兄弟長幼有序。豈可返居下列。由是用爲大司徒。

夏六月齊主殺其左丞相咸陽王斛律光以祖珽知騎兵外兵事

祖珽勢傾朝野斛律光惡之謂諸將曰邊境消息兵馬處分盲人全不與吾輩語恐誤國事珽覺之私賂光從奴問之奴曰自公用事相王每夜抱膝歎曰盲人入國必破矣穆提婆求娶光庶女不許齊主賜提婆晉陽田光言于朝曰此田神武以來常種禾飼馬以擬寇敵今賜提婆無乃闕軍務乎由是祖穆皆怨之斛律后無寵珽因而間之光弟羨為幽州刺史亦善治兵突厥畏之謂之南可汗光雖貴極人臣性節儉不好聲色杜絕饋餉不負權勢行兵效其父金之法嘗為士卒先士卒有罪唯大杖撾背未嘗妄殺衆皆爭為之死結髮從軍未嘗敗北深為隣敵所憚 周韋孝

斛律光在齊不啻如南朝之倚道濟然使隣國得以行反間者亦因韓鸞同惡讒說交傾且紫陌駐營猜嫌久蓄物必先腐而後蟲生信哉

寬密爲謠言曰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又曰高山不推自崩槲木不扶自舉令諜傳之于鄴珽因續之曰盲老公背受大斧饒舌老母不得語使其妻兄鄭道蓋奏之珽與陸令萱因解之曰百升者斛也盲老公謂珽饒舌老母似謂陸氏也且斛律累世大將明月光之字聲震關西豐樂羨之字威行突厥女爲皇后男尚公主謠言甚可畏也齊主以問韓長鸞長鸞以爲不可事遂寢會丞相府佐封士讓密啓云光前西討還逼帝城將行不軌先是光自宜陽還未至鄴齊主敕使散兵光以軍士未得慰勞表請遣使宣旨遂至紫陌駐營齊主惡之故士讓以此爲言家藏弩甲僮奴千數若不早圖恐事不可測齊主召珽告之珽請遣使賜以駿馬光必入謝因而執之齊主如其言光入至

涼風堂劉桃枝自後撲之不仆顧曰桃枝常爲如此事我不負國家桃枝與三力士拉殺之血流于地剗之迹終不滅于是下詔稱其欲反并殺其二子珽使二千石郎邪祖信簿錄光家得弓十五宴射箭百刀七賜矟二珽問更得何物祖信曰得棗杖二十束擬奴與人鬬者不問曲直即杖之百珽大慙及出人尤其所直祖信慨然曰賢宰相尚死我何惜餘生遣中領軍賀拔伏恩乘驛捕羨至幽州門者白使人衷甲馬有汗宜閉城門羨曰敕使豈可拒也出見之伏恩執而殺之及其五子珽自是專主機衡總知騎兵外兵事齊主常令中要人扶侍出入每同御榻論決政事周主聞光死爲赦其境內八月齊廢斛律后爲庶人

秋九月庚子朔日食

冬十月。齊立昭儀穆氏卽穆舍利。爲右后。

先是。齊斛律后廢。齊主立昭儀胡氏爲后。后。胡太后兄女也。太后自愧失德。求悅于齊主。先飾后置宮中。令齊主見之。齊主果悅。納爲昭儀。及斛律后廢。陸令萱欲立穆夫人。太后卑辭厚禮。以求令萱。結爲姊妹。令萱不得已。乃與祖珽白齊主。后遂得立。未幾胡后寵衰。令萱使人行厭蠱之術。胡后遂精神恍惚。言笑無恒。齊主惡之。令萱一日忽以后服被穆昭儀。坐之帳中。謂齊主曰。如此人不作皇后。遣何物人作。齊主乃立穆氏爲右皇后。以胡氏爲左皇后。已而令萱譖胡氏于太后。太后大怒。呼胡氏立剃其髮。送還家。尋以穆氏爲皇后。

突厥木杆可汗死。弟佗鉢可汗立。又分立東西二可汗。

木杆捨其子大邏便而立其弟。是爲佗鉢可汗。分立爾伏可汗統東面。步離可汗統西面。周人與之和親。歲給繒絮錦綵十萬。齊亦厚賂之。佗鉢益驕。謂其下曰。但使

我在南。兩兒常孝，何憂于貧。阿史那后無寵于周主。神武公竇毅，尚襄陽公主，生女尚幼，密言于周主曰：今齊陳鼎峙，突厥方彊，願舅抑情慰撫，以生民爲念。周主深納之。竇毅字天武，熾兄子。女即唐高祖之后。

癸巳 陳太建五年。齊武平四年。周建德二年。 春正月，齊以高阿那肱錄尚書事。

阿那肱與穆提婆、韓長鸞共處衡軸，號曰三貴，蠹國害民，日月滋甚。長鸞尤疾士人，朝夕惟事譖訴，常帶刀走馬，瞋目張拳，有噉人之勢，朝士咨事，莫敢仰視。

齊置文林館。

齊主頗好文學，祖珽奏置文林館，以侍郎李德林字公輔，博陵安平人。顏之推字介，琅邪臨沂人。同判館事，共撰修文殿御覽。

夏四月，陳將軍吳明徹將兵擊齊，取江北數郡。

陳主謀伐齊。公卿各有異同。唯鎮前將軍吳明徹決策請行。陳主謂公卿曰。朕意已決。可舉元帥。衆議以中權將軍梁置四中將軍班四征上。淳于量字思明。濟北人。位重。共署推之。僕射徐陵獨曰。吳明徹家在淮左。悉彼風俗。將畧人才。當今亦無過者。尚書裴忌曰。臣同徐僕射。陵應聲曰。裴忌亦良副也。遂以明徹都督征討。忌監軍事。統衆伐齊。明徹出秦郡。注見前。都督黃灋𣰰字仲昭。巴山新建人。𣰰巨俱反。出歷陽。齊遣軍救楚。湯灋𣰰擊破之。又遣開府儀同三司尉破胡救秦州。趙彥深私問計于秘書監源文宗。文宗曰。朝廷精兵。必不肯多付諸將。數千已下。適足為吳人之餌。破胡人品。王之所知。敗績之事。匪朝伊夕。莫若專委王琳。招募淮南三四萬人。風俗相通。能得死力。兼命舊將將之。屯于淮北。足以固守。且琳之于頊。必不肯北面事之明矣。若不推赤心于琳。更遣餘人掣肘。復成速禍彌

不可為。彥深歎曰。此策誠足制勝。爭之十日。已不見從。時事至此。安可盡言。因相顧流涕。源文宗。名彪。以字行。子恭之子。趙彥深封宜陽王。故文宗稱為王。齊師選長大有膂力者為前隊。號蒼頭犀角大力。其鋒甚銳。又有西域胡善射。弦無虛發。陳軍尤憚之。將戰。吳明徹謂巴山太守蕭摩訶曰。若殪此胡。則彼軍奪氣矣。摩訶曰。當為公取之。明徹乃召降人有識胡者。使指示之。自酌酒以飲摩訶。摩訶飲畢。馳馬衝齊軍。胡挺身出陳。彀弓未發。摩訶擲銑鋧。小鑿也。銑蘇典反。鋧池典反。中其額。應手而仆。大力十餘人出戰。摩訶又斬之。於是齊軍大敗。破胡之出師也。王琳謂曰。吳兵甚銳。宜以長策制之。慎勿輕鬭。破胡不從而敗。齊乃使琳赴壽陽。召募以拒陳。於是瓦梁。北齊郡。今日瓦梁壘。在江寧府六合縣西。廬

江歷陽合肥注見前俱皆降于陳。濬輒禁侵掠，撫戍卒，與之盟而縱之。高唐梁郡，隋改縣曰宿松，今屬安慶府。齊昌注見前。瓜步胡墅俱在今六合縣。等城，亦降于陳。已而陳又克齊山陽、廣陵等城。灄口及巴、青州。灄口城在今漢陽府黃陂縣，古灄水入江之口。巴州，北齊以西陽郡置，故城在今黃州府黃岡縣。餘注俱見前。

五月，齊以祖珽為北徐州魏置，齊移治琅邪，今山東沂州府是。刺史。珽既執政，頗欲黜諸閹豎及羣小輩。陸令萱、穆提婆議頗同異。珽乃諷中丞麗伯律麗，姓。伯律，名。令劾主書魏置，中書屬。王子冲納賂事，連提婆，欲因此并坐及令萱。令萱聞而懷怒，釋子冲不問。珽由是日益疎。諸宦者更共譖之，齊主以問令萱，令萱下牀拜曰：老婢應死，孝徵大是奸臣，人實難知。齊主令韓長鸞檢案，得其詐出敕受賜偽出恩敕

以爲受賜等十餘事。齊主以嘗與重誓。故不殺。出刺北徐州。珽至州。會有陳師。州人多叛應之。穆提婆欲令城陷。不遣援兵。珽且戰且守。叛者散退。尋死于州。

齊主殺其蘭陵王長恭。

齊蘭陵王長恭。貌美而勇。以邙山之捷。齊敗周師于洛陽長恭爲中軍。事具前。威名大盛。武士歌之。爲蘭陵王入陳曲。杜佑曰。作此舞以效其指麾擊刺之容。齊主忌之。其所親尉相願代人。標之子。謂曰。朝廷忌王。宜屬疾在家。勿預時事。長恭然之而未能退。及江淮用兵。恐復爲將。有疾不療。齊主酖殺之。

秋。八月。周太子贇即宣帝。納妃楊氏。劉友益曰。此著隋篡之始。妃。隨公堅之女也。太子好昵近小人。左宮正宇文孝伯言于周主曰。皇太子春秋尚少。志業未成。請妙選正人。爲其師友。調護聖質。如或不然。悔無及矣。周主斂容曰。正人豈復過卿。乃以尉遲運爲右宮

正。周主嘗問萬年丞樂運曰。太子何如人。對曰。中人。周主顧謂齊公憲曰。百官佞我。唯運所言。乃忠直耳。因問運中人之狀。對曰。如齊桓公是也。管仲相之。則霸。豎貂輔之。則亂。可與為善。可與為惡。周主曰。我知之矣。乃妙選宮官以輔之。太子不悅。尉遲運。迥弟綱之子。樂運。字承業。南陽淯陽人。

陳師攻齊壽陽克之殺其刺史王琳遂取齊昌徐州北魏東徐州也。治下邳。亦曰南徐州。下邳。注見前。等城。

吳明徹攻壽陽堰肥水以灌城。城中多病腫泄。死者什六七。齊皮景和琅邪下邳人。等救壽陽。眾數十萬。去壽陽三十里頓軍不進。陳諸將以堅城未拔。大援在近。皆懼。明徹曰。兵貴神速。而彼結營不進。自挫其鋒。其不敢戰。明矣。乃疾攻一鼓拔之。擒王琳等送建康。琳素得將士心。齊人亦重其忠義。及被擒。麾下在明徹軍見者皆歔欷

不能仰視，爭爲請命，及致給資。明徹恐其爲變，遣使追斬之。哭者聲如雷。有一叟以酒脯來祭，哭盡哀，收其血而去，聞者莫不流涕。齊主聞壽陽陷，頗以爲憂。穆提婆等曰：假使國家盡失黃河以南，猶可作一龜茲國。更可憐人生如寄，唯當行樂，何用愁爲。左右嬖臣因共贊和之。齊主即大喜，酣飲鼓舞，以皮景和全軍而還，賞之。陳以明徹爲車騎大將軍、豫州刺史。陳主置酒，舉杯屬徐陵曰：賞卿知人。陵避席曰：定策聖衷，非臣力也。遂克齊昌。（前已請降，今復取之。）淮陰、朐山。（注俱見前）濟陰、（東魏僑郡，故城在今泗州盱眙縣。）濟南徐州。（胡三省注：濟當作齊，書齊南徐，以別于京口之南徐。）等城。陳懸王琳首于建康市。故吏朱瑒致書徐陵請許其葬。陳主許之。（瑒瘞琳于八公山側，義故會葬者數千人。尋有壽陽人茅智勝等密

送其柩于鄴。齊主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忠武。給轀輬車以葬之。義故。胡三省注。故舊以義結者。

甲午　陳太建六年。齊武平五年。周建德三年。春正月。周詔齊公憲等皆進爵爲王。

二月壬午朔日食。

三月周太后叱奴氏殂。

周叱奴太后殂。周主居倚廬。朝夕進一溢米。羣臣表請累旬乃止。及葬。周主跣行至陵所。詔曰。三年之喪。達于天子。但軍國務重。須自聽朝。衰麻之節。苫廬之禮。率遵前典。以申罔極。百僚宜依遺令。既葬而除。公卿固請依權制。周主不許。卒申三年之制。五服之內。亦令依禮。先是衛王直譖齊王憲。言其喪次飲酒食肉。無異平日。周主曰。吾與齊王異生。俱非正嫡。特以吾故。同袒括髮。汝親

綽旣以殘虐遂繫宥之已
爲失刑及聞其聚蠍置狙

太后之子。時承慈愛。但當自勉何論他人及旣葬。周主
如雲陽宣。以怨憤。遂與其黨作亂。尉遲運擊敗之。伏誅

夏。五月周廢佛道教毁淫祠

初周主定三教先後以儒爲先道爲次釋爲後。至是遂
禁佛道二教經像悉毁沙門道士並還俗。諸淫祠非祀
典所載者悉除之。尋立通道觀。以壹聖賢之教。

冬。十二月。陳以孔奐爲吏部尚書。
時新復淮泗。攻戰降附功賞紛紜。奐識見精敏。不受請
託事無凝滯。人皆悅服。

齊殺其南陽王綽。綽字世遊。世祖之子。
綽刺定州喜爲殘虐。嘗見婦人抱兒。取以飼狗。復以兒血塗婦人。縱狗食之。齊主
鎖詣行在至而宥之。齊主問綽。在州何事最樂。對曰。聚蠍于器。置狙其中。觀之極樂。齊主

為樂尤而效之裸人浴蠍以供娛嘆天性慘毒非復人類矣高歡積世濟惡遺諺所謂日下其父殺人報仇其子必且行劫洵不爽也

即命索蠍置浴斛使人裸臥斛中號叫宛轉齊主與綽臨觀喜噱不已因讓之曰如此樂事何不早馳驛奏聞由是有寵拜大將軍韓長鸞疾之使人誣告其反殺之

乙未 陳太建七年周建德四年齊武平六年 春二月丙戌朔日食

三月周使開府儀同三司伊婁謙 伊婁魏十姓之一謙字彥恭鮮卑人 如齊齊人留之

齊主承世祖奢泰之餘後宮皆寶衣玉食競為新巧 先為胡后造珠裙袴所費不可勝計為火所焚尋復為穆后營之既而穆后寵衰其侍婢馮小憐大幸拜為淑妃坐則同席出則並馬誓同生死 盛修宮苑窮極壯麗所好不常數毀又復每有災異寇盜不自貶損唯多設齋以為修德 好自彈琵琶為無愁之曲民間謂之無愁天子又於華林園立貧兒村自衣藍縷之服行乞其間以為樂 陸令萱穆提婆高阿那肱韓長鸞等宰制朝政宦官鄧長顒陳

德信等。並參預機權。官由財進。獄以賄成。昔蒼頭劉桃枝等。皆開府封王。其餘歌舞人、見鬼人等。濫得富貴者。殆將萬數。庶姓封王者。以百數。開府千餘人。儀同無數。乃至狗馬及鷹。亦有儀同郡君之號。皆食其祿。見鬼人。巫覡輩也。一戲之賞。動踰巨萬。既而府藏空竭。乃賜郡縣。使賣官取直。由是為守令者。率皆商賈。競為貪縱。民不聊生。周主謀伐之。韋孝寬上疏陳三策。其一曰。齊自長淮之南。悉為陳氏所取。內離外叛。計盡力窮。大軍若出軹關。方軌而進。兼與陳氏共為掎角。并令廣州義旅。出自三鵶。又募山南驍銳。沿河而下。復遣北山稽胡。絕其并晉之路。百道俱進。並趨虜庭。必當望旗奔潰。所向摧殄。其二曰。若國家更為後圖。未即大舉。宜與陳人分其兵勢。三鵶以北。萬春以南。廣事屯田。須為貯積。募其驍悍。立為部伍。彼既東南有敵。戎馬相持。我出奇兵。破其疆埸。彼若興師赴援。我則堅壁清野。待其去遠。還復出師。常以邊外之軍。引其腹心之衆。我無宿舂之費。彼有奔命之勞。一二年中。必自離叛。且齊氏淫暴。政出多門。鬻獄賣官。忌害忠直。闔境嗷然。覆亡可待。乘間電掃。事等摧枯。其三曰。若欲更存遵

養。且復相時。則宜還崇鄰好。申其盟約。安民和衆。通商惠工。蓄銳養威。觀釁而動。斯乃長策遠馭。坐自兼并也。

三鵶。即魯陽關。在今河南南陽府南召縣東北。與汝州魯山縣界。萬春。周齊分界處。唐于此置縣。故城在今山西絳州河津縣。

書奏。周主引開府儀同三司伊婁謙入內殿。從容謂曰。朕欲用兵。何者爲先。對曰。齊氏沉溺倡優。耽昏麴糵。其折衝之將斛律明月已斃于讒口。上下離心。道路以目。此易取也。乃使謙聘于齊以觀釁。其參軍高遵以情告齊人。齊人留謙等不遣。

夏四月。陳焚文錦于雲龍門。

陳監豫州陳桃根得青牛以獻。陳主還之。又表上織成羅文錦被。詔于雲龍門外焚之。

錦繡纂組之害女紅。漢景詔最得抑末崇本之要。必舉而焚諸明外。則近於矯飾好名。天下之錦豈可盡焚哉。上不以誠感而望下以誠應。其可得乎。

秋七月。周主伐齊。克河陰。本漢平陰縣。三國魏更名。隋省。故城在今河南府孟津縣。攻

金墉不克而還

周主下詔伐齊帥衆六萬直指河陰八月入齊境禁伐樹踐稼犯者皆斬攻河陽大城拔之齊王憲進圍洛口（舊洛水入河之口在河南府鞏縣南有城）拔二城焚浮橋齊都督傅伏（大安人）自永橋（城名在懷慶府武陟縣西）夜入中潬城（在懷慶府孟縣胡三省曰河陽有三城南城北城中潬城是也）周人圍之不下洛州刺史獨孤永業（字世基中山人）守金墉周主攻之不克（永業通夜辦馬槽二千周人聞之以爲大軍且至憚之）九月周主有疾夜引兵還傅伏謂行臺乞伏貴和曰周師疲弊願得精騎二千追擊之可破也貴和不許齊王憲等降拔三十餘城皆棄不守

冬十二月辛亥朔日食

丙申　陳太建八年。齊隆化元年。周建德五年。　春二月周遣其太子贇伐吐谷渾。

周主命太子巡撫西土因伐吐谷渾大將軍王軌宮正宇文孝伯從行至伏俟城注見前。而還太子在軍多失德宮尹鄭譯字正義儼兄子。王端等皆有寵軍還軌等言之周主怒杖太子除譯等名已而太子復召譯戲狎如初

夏六月戊申朔日食

陳太子詹事江總免

初陳太子叔寶欲以江總爲詹事孔奐曰江有潘陸之華而無園綺之實不可太子深以爲恨自言于陳主將許之奐奏曰江總文華之士太子文華不少豈藉于總願選敦重之才以居輔導之職陳主曰然則誰可者奐

父名泰即不宜爲太子詹事與韓愈諱辯所譏無异叔寳支辭悖理陳宣聽之何耶

曰。王廓世有懿德識性敦敏可以居之太子時在側曰。廓父名泰。字仲通僧虔之孫不宜爲太子詹事奐曰范曄。卽范泰之子亦爲太子詹事太子固爭陳主從之總遂與太子爲長夜之飲養良娣陳氏爲女太子亟微行遊總家

陳主怒免總官

冬。周主復伐齊齊主大敗走晉陽遂奔鄴晉陽人立安德王延宗文襄第五子以守周主拔而執之

周主謂羣臣曰前入齊境見其行師殆同兒戲況其朝廷昏亂政由羣小百姓嗷然朝不謀夕天與不取恐貽後悔晉州高歡所起之地鎮攝要重今往攻之彼必來援吾嚴軍以待擊之必克然後乘破竹之勢鼓行而東。

足以窮其巢穴。混同文軌矣。于是自將伐齊。至晉州。遣內史王誼（字宜君。洛陽人。）監諸軍攻平陽城。降之。齊兵大潰。遂克晉州。齊主方與馮淑妃獵于天池。（在今忻州靜樂縣西南。唐于此置縣。宋省。）告急者三至。丞相高阿那肱曰。大家正爲樂。邊鄙小事。何急奏聞。至暮使至。則平陽已陷矣。齊主將還。妃請更殺一圍。從之。十一月。自帥大軍至平陽。聲勢甚盛。周主欲避其鋒。以梁士彥（字相如。安定烏氏人。）爲晉州刺史而還。齊師遂圍平陽。晝夜攻之。不克。（齊人作地道攻平陽。城陷十餘步。將士乘勢欲入。齊主敕且止。召馮淑妃觀之。淑妃粧點。不時至。周人以木拒塞之。城遂不下。）周主還長安。明日。下詔復伐齊。十二月。至平陽。置陳二十餘里。齊兵陳于城南塹北。自旦至申。相持不決。齊高阿那肱曰。吾兵雖

多堪戰者少不如勿戰却守高梁橋。在平陽府東北高梁城下。齊主意未決諸內參曰彼亦天子我亦天子彼尚能遠來我何爲守塹示弱齊主曰此言是也于是塡塹南引周主大喜勒諸軍擊之兵纔合齊主與馮淑妃並騎觀戰東偏少却淑妃怖曰軍敗矣穆提婆曰大家去大家去齊主遂以淑妃北走齊師大潰安德王延宗獨全軍而還。齊主至洪洞淑妃方以粉鏡自玩後聲亂唱賊至于是復走先是齊主以淑妃爲有功將立爲左皇后遣內參詣晉陽取褘翟等至是遇于中塗齊主爲按轡命淑妃著之然後去。洪洞北齊鎭隋爲縣今屬平陽府。周主入平陽遂帥諸將追齊師齊主欲自晉陽向北朔州。注見前。以安德王延宗爲并州刺史謂曰并州兄自取之。兒今去矣延宗曰陛下爲社稷勿動臣爲陛下出死力

戰必能破之穆提婆曰至尊計已成王不得輙沮齊主乃夜斬五龍門而出欲奔突厥從官多散乃回向鄴穆提婆西奔周軍陸令萱自殺周主以提婆爲柱國詔諭齊臣曰若達天命官爵有加自是降者相繼并州將帥請于延宗曰王不爲天子諸人實不能爲王出死力延宗不得已遂即位衆聞之不召而至者前後相屬延宗發府藏及後宮以賜將士見士卒皆親執手稱名流涕嗚咽衆爭爲死童兒女子亦乘屋攘袂投甎石以禦敵周主至晉陽延宗身自拒戰勁捷若飛所向無前周主攻其東門延宗擊之死者二千餘人周主左右略盡齊人奮擊幾中之僅得免時已四更齊人既捷飲酒醉卧延宗不復能整周主乃馳馬鳴角收兵俄頃復振明旦還攻東門克之延宗力屈被擒周主下馬執其手曰

兩國非有怨惡直為百姓來耳終不相害易怖也使復衣帽而禮之於是大赦削齊亂制收禮文武齊主入鄴廣寧王孝珩請使任城王湝將幽州兵趣并州獨孤永業將洛州兵趣長安自將京畿兵鼓行逆戰斛律孝卿請齊主親勞將士為之撰辭且曰宜忼慨流涕以感激人心齊主既出不復記所受言遂大笑左右亦笑將士皆怒無復戰心行臺僕射高勱將兵衛太后太子還鄴謂齊主曰今之叛者多是貴人至于卒伍猶未離心且王師頻北賊徒輕我今背城一決理必破之齊主不能用廣寧王孝珩文襄第二子任城王湝高祖第十子高勱字敬德清河王岳子斛律孝卿太安人羌舉之子

丁酉 陳太建九年齊幼主恒承光元年周建德六年 春齊主是歲齊亡陳周二大國後梁一小國凡三國緯傳位于太子恒周師圍鄴緯出走周主入鄴齊高阿那肱引周師追緯及恒獲之遂滅齊北齊自顯祖至後主亡凡五主共二十八年

齊望氣者言當有革易齊王引高元海等議禪位太子

安生既號通經豈其未聞大義固破而掃門以待異姓綱常之謂何安車駟馬之賜上下葢而失之

于是太子恒即位生八年矣齊主緯自爲太上皇帝廣寧王孝珩求拒周師高韓恐其爲變出孝珩爲滄州刺史領軍尉相願拔佩刀斫柱歎曰大事去矣知復何言周師至鄴圍之齊人出戰大敗緯從百騎東走周師入鄴齊王公以下皆降留守大將軍慕容三藏紹宗之子猶拒戰周主引見禮之周主先以馬腦酒鍾遺齊將鮮于世榮漁陽人世榮碎之至是在三臺前鳴鼓不輟周人執之世榮不屈乃殺之周主使將軍尉遲勤代人綱之子追齊主齊國子博士熊安生博通五經聞周主入鄴遽令掃門家人曰周帝重道尊儒必將見我俄而周主幸其家不聽拜親執其手引與同坐賞賜甚厚給安車駟馬以自隨又遣侍臣就中書侍郎李德林宅慰諭之引入宮訪以齊事字植之長樂阜城人緯留胡太后于濟州使高阿那肱

守關。注即碻磝關。自與穆后。馮妃幼主恒韓長鸞等數十人奔青州。欲入陳而高阿那肱密召周師約生致齊主。屢啓云周師尚遠。已令燒斷橋路。緯由是淹留自寬。周師至關。阿那肱即降之。周師奄至青州。緯囊金繫鞍後。與后妃幼主等十餘騎南走。尉遲勤追及。盡擒之。并胡太后送鄴。周主詔故斛律光等宜追加贈謚。并爲改葬。子孫隨蔭敘錄。田宅沒官者還之。指斛律光名曰此人在。朕安得至此。高緯至鄴。周主降階。以賓禮見之。周主至長安。置緯于前。列其王公等于後。備大駕。布六軍。奏凱樂。獻俘于太廟。觀者皆稱萬歲。封緯爲溫公。周主與齊君臣飲酒。令緯起舞。高延宗悲不自持。屢欲仰藥。其侍婢禁止之。既而周人誣緯與穆提婆謀反。并其宗族皆賜死。衆人多自辯理。延宗獨攘袂。泣而不言。以椒塞口而死。

傅伏始拒周人之招慷慨自誓若確乎不可屈撓者及聞齊主成擒而幡然改節拜爵不辭與所稱有死無二毋乃相戾以忠孝責子之言豈非虛飾

二月。齊廣寧王孝珩任城王湝起兵信都。周齊王憲伐而執之。

齊廣寧王孝珩以五千人會任城王湝于信都。共謀匡復。周主使齊王憲柱國楊堅擊之。至信都。湝所署領軍尉相願以衆降。湝遂戰敗。與孝珩俱被執。憲謂湝曰。任城王何苦至此。湝曰。下官神武皇帝之子。兄弟十五人。幸而獨存。逢宗社顛覆。今日得死。無愧墳陵。憲壯之。命歸其妻子。又親爲孝珩洗瘡傅藥。禮遇甚厚。先是齊洛州刺史獨孤永業。有甲士三萬。聞晉州陷。請出兵擊周。奏寢不報。永業慨憤。及聞并州陷。乃降周。東雍州行臺傅伏不下。周主遣韋孝寬招之。令其子以上大將軍武鄉公告身賜伏。伏不受。謂孝寬曰。事君有死無二。此兒爲臣不能竭忠。爲子不能盡孝。願速斬之。以令天下。周主又遣高阿那肱召伏。伏知齊主已被擒。仰天大哭。然後出降周主。謂曰。何不早降。伏流涕對曰。臣三世爲齊臣。不能自死。羞見天地。周主執其手曰。爲臣當如此。乃以所食羊肋骨賜伏曰。骨親肉疏。所以相付。遂授上儀同大將軍。

東雍州魏置。今山西絳州是。

梁主朝周于鄴。

自秦兼天下。無朝覲之禮。至是周始命有司草具其事。致積。子賜反。饋之芻米也。致饔餼。饔餼也。熟曰饔。腥曰餼。設九儐。主副也。九介。賓副也。受享于廟。享獻之禮。于廟受之。三公三孤六卿致食。音嗣。餼賓及其從。勞賓。慰問之也。還贄。執圭爲贄。既見還之。致享。享讌也。皆如古禮。

周詔舉山東明經幹治者。

周主西還。詔山東諸州。各舉明經幹治者一人。若奇才異術。卓爾不羣者。不拘此數。已而周主以李德林爲內史上士。詔誥格式。及用山東人物。並以委之。

夏。五月。周主毀其宮室之壯麗者。

周主詔以路寢會義諸殿皆晉公護專政時所爲事窮壯麗有踰淸廟可悉毀撤彫斲之物並賜貧民繕造之宜務從卑朴并鄴諸堂殿壯麗者準此又制庶人以上唯聽衣綢綿綢絲布圓綾紗絹綃葛布等九種餘悉禁之朝祭之服不拘此制周主性節儉常服布袍寢布被後宮唯置妃二人世婦三人御妻三人此外皆減之

秋八月周定權衡度量

詔頒之四方又行刑書要制羣盜贓一匹及正長五家有長保五爲保隱五丁若地頃以上皆死時鄭州獲九尾狐爲閭有正已死獻其骨周主曰瑞應之來必彰有德今無其時恐非實錄詔焚之

冬十月陳司空吳明徹侵周圍彭城

陳主聞周人滅齊欲爭徐兗詔吳明徹督諸軍北伐至

呂梁（注見前）。周徐州總管梁士彥帥衆拒戰。明徹擊破之。士彥嬰城自守。明徹圍之。陳主銳意以爲河南指麾可定。蔡景歷諫曰。師老將驕。不宜過窮遠畧。陳主怒。以爲沮衆。免官削爵土。

十一月。己亥晦。日食。

十二月。齊范陽王高紹義（顯祖第三子）。稱帝于北邊。

先是齊亡。范陽王紹義至馬邑（北朔州治）。肆州以北皆應之。紹義引兵欲南取并州。至新興。而肆州已爲周守。遂奔突厥。佗鉢可汗甚愛重紹義。凡齊人在北者。悉以隸之。營州（魏置。治和龍。和龍注見前。）刺史高寶寧。齊之疎屬。久鎮和龍。甚得夷夏之心。鄴都既陷。周主遣使招之。不應。至是寶寧上表勸進于紹義。紹義遂稱帝。改元武平。以寶寧爲丞相。突厥舉兵助之。已而幽州人盧昌期

兵薄堅城而敵人遏其歸路急則可解緩則腹背受困理勢判然明徹冒無成見貌爲鎮靜再阻摩訶突圍之舉直至水淺膠舟求

據范陽迎紹義紹義引突厥兵赴之周東平公宇文神舉擒斬昌期紹義還入突厥寶寧救范陽未至聞昌期死還據和龍紹義後爲突厥所誘執送周人徙死蜀中

戊戌陳太建十年周宣帝贇宣政元年　春二月周大將軍王軌救彭城獲陳將吳明徹

吳明徹圍周彭城環列舟艦攻之甚急周遣王軌救之軌引兵輕行據淮口結長圍以鐵鎖貫車輪數百沈之清水郎泗水以遏陳船歸路軍中恟懼蕭摩訶言于明徹曰聞王軌始鎖下流其兩端築城未立請往擊之不然吾屬皆爲虜矣明徹奮髯曰搴旗陷陳將軍事也長算遠畧老夫事也摩訶失色而退一旬之間水路遂斷周兵益至明徹苦背疾摩訶復請曰今求戰不得進退無

手就縛所謂爲長算遠略安在雖憤懣而死豈足以償其辜哉

路潛軍突圍未足爲恥。願公帥步卒乘馬轝徐行摩訶領鐵騎數千驅馳前後。必當使公安達京邑。明徹曰。此良圖也。然吾爲總督。必須身居其後。馬軍宜在前。不可緩。摩訶因帥馬軍夜發。明徹決堰退軍。至淸口水勢漸微。舟礙車輪不得過。王軌引兵蹙之。衆潰。明徹被執。將士輜重皆沒于周。獨蕭摩訶與將軍任忠。(字奉誠。汝陰人。)周羅睺。(字公布。尋陽人。)全軍得還。陳主聞明徹被執。卽日召蔡景歷。以爲諮議參軍。明徹憂憤而死。

三月。周主初服常冠。

其制以皂紗全幅向後襆髮。仍裁爲四脚。

夏五月。周主邕伐突厥。有疾而還。六月殂。太子贇立。(是爲宣帝。)以鄭譯爲內史中大夫。

突厥寇掠幽州。周主帥諸軍伐之。以疾留雲陽宮。詔停諸軍。驛召宇文孝伯。執其手。以後事付之。令馳驛入京鎮守。以備非常。六月朔。殂。諡武皇帝。廟號高祖。葬孝陵。太子卽位。卽逞奢欲。會無戚容。捫其杖痕。大罵曰。死晚矣。閱視宮人。逼而幸之。超拜鄭譯爲內史中大夫。委以朝政。不踰月而葬。詔議卽吉。樂運以爲葬期旣促。事訖卽除。太爲汲汲。不從。

周主賛殺其叔父齊王憲。

周主以齊王憲屬尊望重。忌之。謂宇文孝伯曰。公能爲朕圖齊王。當以其官相授。孝伯叩頭曰。先帝遺詔。不許濫誅骨肉。齊王。陛下叔父。功高德茂。社稷重臣。陛下若無故害之。臣又順旨曲從。則臣爲不忠之臣。陛下爲不

孝之子奐。周主不懌。由是疎之。乃與于智（諱之）鄭譯等謀。密使智告憲有異謀。遣孝伯召憲入殿。伏壯士執之。憲自辯理。周主使智證之。憲目光如炬。與智相質。既而歎曰。死生有命。寧復圖存。但老母在堂。恐留茲恨耳。因擲笏于地。遂縊之。周主召憲僚屬。使證成憲罪。參軍李綱以死自誓。終無撓辭。撫柩號慟。躬自瘞之。哭拜而去。李綱字文紀。勃海蓨人。

閏月。周立后楊氏。

秋七月。周以后父楊堅爲上柱國大司馬。

初。周內史王軌嘗言于高祖曰。太子非社稷主。普六茹堅。堅父忠。賜姓普六茹氏。貌有反相。高祖不悅曰。必天命有在。將若之何。堅聞之懼。深自晦匿。齊王憲亦言。堅相貌非常。恐非人下。請早除之。高祖

以君臣衰周弊政陳宣國方弥盛無端而盟及羣臣豈逆見叔陵狡險他日將爲不軌欲以此潛消其逆謀乎顧不能教誡防閑復畀以主盟之任後此藥刀抽斫亦必非盟書階之厲也

以問來和。和素附堅。對曰。隨公正是守節人耳。來和字孔順長安人。至是堅以后父故有是命。

九月。陳主及其羣臣盟。

陳主立方明壇于婁湖。以始興王叔陵字子嵩陳主第二子爲王官伯。盟百官。自幸婁湖誓衆。分遣大使。頒下四方。以相警戒。

己亥陳太建十一年周靜帝闡大象元年春正月。周作刑經聖制。

周主初立。以高祖刑書要制爲太重。除之。又數行赦宥。由是民輕犯法。既而又自以奢淫多過失。惡人規諫。欲爲威虐。懾服羣下。乃更爲刑經聖制。用法益深。大醮于正武殿。告天而行之。密令左右伺察羣臣。小有過失。輒

行誅譴。又居喪纔踰年。即恣聲樂。魚龍百戲。常陳殿前。日夜不休。多聚美女。增置位號。遊宴沉湎。旬日不出。于是樂運輿櫬詣朝堂。陳周主八失。其一。事多獨斷。不參宰輔。其二。采女實宮。儀同以上女。不許輒嫁。其三。一入後宮。數日不出。所須閽奏。多附宦者。其四。寬刑未幾。更嚴前制。其五。高祖斲雕為樸。今乃遽窮奢麗。其六。徭賦下民。以奉俳優角抵。其七。上書字誤。即治其罪。阻獻書之路。其八。元象垂誡。不能修布德政。若不革茲八事。臣見周廟不血食矣。周主大怒。將殺之。朝臣恐懼。莫有救者。內史中大夫元巖。字君山。洛陽人。歎曰。臧洪同死。人猶願之。況比干乎。若樂運不免。吾將與之同斃。乃詣閤請見。曰。樂運不顧其死。欲以求名。陛下不如勞而遣之。以廣聖度。周主感悟。明日召運謂曰。朕思卿所奏。實為忠臣。賜御食而罷之。

二月。周主殺其徐州總管王軌。及宮正宇文孝伯。

周主之在東宮也。高祖慮不堪承嗣。御之甚嚴。王軌因言曰。太子仁孝無聞。恐不了陛下家事。後又因內宴。捋高祖鬚曰。可愛好老公。但恨後嗣弱耳。及周主嗣位。鄭譯等用事。軌聞之。自知及禍。謂所親曰。吾昔在先朝。實申社稷至計。今日之事。斷可知矣。此州控帶淮南。隣接疆冦。欲為身計。易如反掌。但忠義不可虧。正可于此待死。冀千載後。知吾心耳。周主從容問譯曰。我脚杖痕。誰所為也。對曰。事由烏丸軌。軌之先。為元魏護烏丸校尉。故稱烏丸王氏。宇文孝伯。謂吐谷渾之役。事具前。因言捋鬚事。周主遣使殺軌。元巖不肯署詔。御正中大夫顏之儀切諫。不聽。巖進繼之。脫巾頓顙。三拜三進。周主曰。汝欲黨軌邪。巖曰。臣非黨軌。正恐濫誅。失天下之望。周主怒。使閹豎搏其面。軌遂死。巖亦廢于家。顏之儀字子升。見遠之孫。他日周主託以齊王憲事。讓孝伯曰。公知齊

人君代天理民未有不敬天而克享天位者宇文贇乃以天元自稱妄比上帝狂悖褻慢能不干天怒以速殞滅耶尹起莘謂其瘖不能言為天何言哉之報則失之遠矣

王誅反何以不言。對曰。臣知齊王忠于社稷。為羣小所譖。言必不用。所以不言。且先帝付囑微臣。唯命輔導陛下。今諫而不從。實負顧託。以此為罪。是所甘心。周主大慙。俛首不語。命將出。賜死于家。

周主贇傳位于太子闡。自稱天元皇帝。

天元傳位。驕侈彌甚。所居稱天臺。自比上帝。冕服車旗。皆倍常制。以樽彝珪瓚飲食。羣臣朝者。致齊三日。清身一日。不令人有天高上大之稱。官名犯者。皆改之。游戲不節。晨出夜還。公卿以下。常被楚撻。每捶人皆以百二十為度。謂之天杖。其後又加至二百四十。后妃嬪御。亦多杖背。于是內外恐怖。人不自安。周主闡仍居東宮。號正陽宮。

冬。十月。周主贇復佛道像。

天元與二像並坐大陳雜戲令士民縱觀又集百官宮人外命婦大列妓樂作乞寒胡戲。乞寒亦曰潑寒西域之樂。

十二月周取陳江北地。

周行軍元帥韋孝寬侵陳克壽陽及廣陵遂取陳江北地。南北兗晉三州及盱眙山陽陽平馬頭秦歷陽沛北譙南梁等九郡民並自拔還江南周又取譙北徐州自是江北之地盡沒于周。晉州梁置今安慶府是陽平晉郡故城在今鳳陽府靈璧縣馬頭宋郡故城在今鳳陽府懷遠縣沛梁南沛郡故城在今泗州天長縣北譙東魏郡今滁州全椒縣是南梁梁郡故城在今鳳陽府壽州譙州東魏置治渦陽今潁州府蒙城縣是餘注俱見前

庚子陳太建十二年周大象二年　春三月周主贇立五后。

先是周天元立妃朱氏吳人闡之母為天元帝后已又改為天皇后立妃元氏為天右皇后陳氏為天左皇后與天

元皇太后楊氏凡四后至是將立五后以問小宗伯辛彥之。狄道人對曰皇后與天子敵體不宜有五博士何妥字棲鳳西城人曰帝嚳四妃虞舜二妃先代之數何常之有天元大悅免彥之官以陳氏爲天中太皇后尉遲妃爲天左太皇后。造下帳五使五后各居其一又以五輅載婦人自帥左右步從

夏五月周主贇殂楊堅自爲大丞相假黃鉞居東宮

周天元昏暴滋甚楊后父隨公堅位望隆重天元忌之嘗因忿謂后曰必滅爾家因召堅欲殺之而不果鄭譯與堅少同學奇堅相表堅龍顏額上有五柱入頂目光外射有文在手曰王傾心相結及是天元不豫小御正劉昉博陵望都人素以狡諂得幸與御正中大夫顏之儀並見親信天元召入卧內欲

屬後事而瘖不能言昉見周主闇幼冲以堅后父有重名遂與譯及御飾大夫（後周置掌御飾）柳裘（字茂和世隆之曾孫）內史大夫韋謩（京兆人）御正下士皇甫績（字功明安定朝那人）謀引堅輔政（堅不敢當昉曰公若爲速爲之不爲昉自爲也）堅乃稱受詔居中侍疾天元遂殂秘不發喪昉譯矯詔以堅總知中外兵馬事之儀不從昉等逼之儀遽署之儀厲聲曰主上升遐嗣子幼冲阿衡之任宜在宗英趙王（名招字豆盧突太祖子）合膺重寄公等奈何欲以神器假人之儀有死而已不能誣罔先帝昉等乃代署而行之諸衛既受敕並受堅節度堅就之儀索符璽之儀正色曰此天子之符自有主者宰相何故索之堅大怒將殺之以其人望出爲西疆（後周郡治合川故城）

在今西寧府碾伯縣郡守。于是乃發喪。上宣帝諡葬定陵周主入居天臺。尊楊后爲皇太后。朱后爲帝太后。陳元尉遲三后。並爲尼。以楊堅爲假黃鉞左大丞相百官總已以聽。時衆情未壹。堅引司武上士盧賁字子徽。辯弟子。置左右。潛令部伍仗衛。至東宮門者拒不納。賁叱之。堅乃得入。賁遂典丞相府宿衛。以鄭譯爲長史。劉昉爲司馬。李德林爲府屬。內史下大夫高熲字昭元。勃海蓨人。明敏有器局。習兵事。多計畧。堅引爲司錄。時漢王贊字乾依。高祖子。居禁中。劉昉飾美妓送贊。說之歸第。曰。待事寧。後入爲天子。此萬全計也。贊年少庸下。從之。堅革宣帝苛酷之政。更爲寬大。刪畧舊律。作刑書要制。奏而行之。躬履節儉。中外悅之。堅夜召太史中大夫庾季才。問曰。天時人事何如。季才曰。天道精微難測。以人事卜之。符兆定矣。獨孤夫人亦謂堅曰。騎虎之勢。必不得下。勉之。獨孤夫人。信之女。

周相州總管蜀公尉遲迥舉兵相州討楊堅。堅遣韋孝寬將兵擊之。

堅以迥位望素重。必不附已。召之會葬。而以韋孝寬為相州總管。迥知堅將不利于周室。謀舉兵討之。集文武士民令之曰。楊堅藉后父之勢。挾幼主以作威福。不臣之跡。暴于行路。吾與國舅甥。任兼將相。今欲糾合義勇。匡國庇民。何如。衆咸從命。迥乃自稱大總管。奉趙王招少子以號令。天元時諸王咸就國。及堅秉政。恐諸王在外生變。因徵入朝。堅以鄖公韋孝寬為行軍元帥以討迥。迥移書于其弟子青州總管勤。勤表送其書。請復從迥。于是迥及勤所統諸州皆從之。衆數十萬。迥遣使招并州刺史李穆。穆子士榮以穆所居天下精兵處。陰勸穆從迥。穆深拒之。堅使穆子渾往布腹心。穆使渾奉尉斗于堅曰。願執威柄以尉安天下。又以十三環金帶遺

堅。十三鐶金帶者。天子之服也。堅大悅。穆兄子崇爲懷州刺史。初欲應迥。後知穆附。堅。慨然太息曰。闔家富貴數十人。值國有難。竟不能扶傾繼絶。復何面目處天地間乎。不得已。亦附于堅。尉斗。即熨斗也。李渾字金才穆少子。李崇字永隆。賢之子。

周楊堅自加都督中外諸軍事。

周楊堅殺趙王招越王盛。字立久突。高祖子。

先是周畢王賢。字□陽。世宗子。謀殺堅事泄。堅殺賢及其三子。至是趙王招邀堅過其第。引入寢室。伏壯士于室後。堅左右皆不得從。唯腹心元冑魏濮陽王順之孫。坐戶側。酒酣。招以佩刀刺瓜。連啗堅。欲因而刺之。冑進曰。相府有事。不可久留。招叱之使却。冑瞋目憤氣。抑刀入衛。扶堅趨去。招將追之。冑以身蔽戶。招不得出。堅乃誣招與越王盛

謀反。皆殺之。及其諸子。賞賜元胄。不可勝計。周室諸王。數欲伺隙殺堅。堅都督李圓通常保護之。由是得免。已而堅又殺陳王純。及代王達。滕王逌。 李圓通。京兆涇陽人。陳王純。字堙智突。代王達。字度斤突。滕王逌。字爾固突。俱太祖子。

秋八月。梁遣使如周。

梁使中書舍人柳莊。字思敬。解人。 奉書入周。丞相堅執莊手曰。孤昔從役江陵。深蒙梁主殊眷。今猥蒙顧託。當相與共保歲寒耳。時周鄖州總管司馬消難。叛兵應相州。益州總管王謙。亦起兵于蜀。梁諸臣俱勸梁主與尉遲迥連謀。以為進可以盡節周氏。退可以席卷山南。梁主疑未決。會莊至。具道堅語。且曰。尉遲迥昏耄已甚。消難王謙常人之下者。非有匡合之才。終當覆滅。隨公必移周祚。莫若保境息民以觀其變。梁主然之。已而消難以眾奔陳。王謙為梁睿所敗。被殺。高阿那肱為謙將。睿并斬之。 鄖州。本西魏安州。後周更名。今湖北德安府。是山南。漢沔之地。在終南太華之南。故曰山南。王謙。字敕萬。雄之子。梁睿。字恃德。禦之子。

周尉遲迥兵敗自殺

先是周韋孝寬引軍壁于武陟隋縣今屬河南懷慶府與尉遲迥隔沁水出山西沁州沁源縣羊頭山流至武陟縣入于河相持不進孝寬長史李詢字孝詢崇之兄密啓丞相堅云總管梁士彦等並受迥金堅憂之與李德林謀欲遣腹心一人往監諸軍使覘情僞劉昉鄭譯皆辭堅不悅司錄高熲請行堅大喜即遣之及是熲至軍爲橋于沁水迥子魏安公惇軍沁東布陳二十餘里麾兵少却欲待孝寬軍半度擊之孝寬因其却鳴鼓齊進軍既度熲命焚橋以絕士卒反顧心惇兵大敗孝寬乘勝進追至鄴迥卒十三萬陳于城南迥弟勤帥衆五萬自青州赴迥以三千騎先至迥素習軍旅老猶被甲臨陳其麾下皆關中

人爲之力戰孝寛等軍不利而却鄴中士民觀戰者數萬人宇文忻字仲樂貴之子曰事急矣吾當以詭道破之乃先射觀者觀者皆走轉相騰藉聲如雷霆忻乃傳呼曰賊敗矣衆復振因其擾而乘之迥軍大敗走保鄴城孝寛縱兵圍之迥擲弓于地罵堅極口而自殺迥起兵六十八日而敗孝寛分兵悉平關東勤走青州追獲之堅以其初有誠款特不之罪

冬十月甲寅日食後周書北史俱不書朔晦

十二月周楊堅自爲相國進爵隨王加九錫

辛丑陳太建十三年周大象三年二月以後隋高祖文帝楊堅開皇元年是歲周亡隋代凡三國春二月

周楊堅稱皇帝是爲隋文帝本襲封隨公故國號曰隨以周齊不遑寧處乃去辶作隋以辶訓走故也辶本作辵音綽

虞季才勸隋王以今月甲子應天受命。李穆。盧賁亦勸之。于是周主遜居別宮。隋王即皇帝位。後周自愍帝至靜帝亡。凡五主。合二十五年。時周境內。有州二百一十一。郡五百八。隋皆有之。初隋主與周載下大夫榮建緒有舊。將受禪。建緒出爲息州刺史。隋主謂曰。且躊躇。當共取富貴。建緒正色曰。明公此旨。非僕所聞。及即位來朝。隋主謂曰。卿亦悔不。對曰。臣位非徐廣。情類楊彪。隋主曰。朕雖不曉書語。亦知卿此言不遜。賁毅之女。聞隋受禪。自投堂下。撫膺太息曰。恨我不爲男子。救舅氏之患。毅及襄陽公主掩其口曰。汝勿妄言。滅吾族。由是奇之。及長。以適唐公李淵。載下大夫。胡三省注。載下逸師字。後周置載師屬地官。有中大夫下大夫。息州。後周改魏東豫州置。今光州息縣是。榮氏。出周榮公後。建緒。北平無終人。李淵昞之子。即唐高祖。

隋改官名。

崔仲方字不齊。博陵安平人。勸隋主除周六官。依漢魏之舊。于是

置三師。太師。太傅。太保。三公。太尉。司徒。司空。及尚書設令。左右僕射。無所不統。門下。置納言。給事等官。內史。置監。令等。秘書。領著作。內侍。皆宦官。五省。御史。主彈劾。都水。主作造。二臺。太常等十一寺。太常。光祿。衛尉。宗正。太僕。大理。鴻臚。司農。太府。國子。將作。左右衛等十二府。皆軍府。以分司統職。又置上柱國至都督十一等勳官。柱國。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皆有上。凡八等。都督有大。有帥。凡三等。以酬勤勞。特進至朝散大夫。特進。左右光祿。金紫。銀青。光祿。及朝議。朝散大夫。七等散官。以加文武之有德聲者。改侍中爲納言。二一兩改度支尚書爲民部。都官尚書爲刑部。命左僕射掌吏禮。兵。三部。右僕射判民。刑。工。三部。廢光祿。衛尉。鴻臚寺。及都水臺。

隋修廟社。

尊考爲武元皇帝。廟號太祖。妣呂氏爲元明皇后。社稷

既知預政之漸不可開則所爲方輦而進及使宦官伺政獨非牝雞之晨乎至於聽納讒言廢勇立廣獨孤又安得辭其過耶

並列于含光門內之右

隋立后獨孤氏

后家世貴盛。而能謙恭。雅好讀書。言事多與隋主意合。甚寵憚之。宮中稱爲二聖。隋主每臨朝。后輒與之方輦而進。至閤乃止。使宦官伺隋主。政有所失。隨事匡諫。退朝。同反燕寢。有司奏稱周禮百官之妻。命于皇后。請依古制。后曰。婦人預政。或從此爲漸。不可開其源也。都督崔長仁。后之中外兄弟也。犯公當斬。隋主以后故。欲免之。后曰。國家之事。焉可顧私。長仁竟坐死。隋主亦懲周氏之失。不以權任假借外戚。后兄弟不過將軍刺史。

隋立世子勇字睍地伐。爲太子。諸子皆爲王

廣一名英。第二子。即煬帝。爲晉王。俊字阿祇。第三子。爲秦王。秀第四子。爲越王。諒字德章。第五子。爲漢王。

隋廢周主闡爲介公。改封周太后楊氏爲樂平公主。

初。劉鄭矯詔以隋主輔政。楊后雖不預謀。然以嗣主幼冲。恐權在他族。聞之甚喜。後知其父有異圖。意頗不平。形于言色。及禪位。愈憤惋。隋主愧之。改封樂平公主。欲奪其志。公主誓不許。乃止

隋主盡滅宇文氏之族。

虞慶則（京兆櫟陽人。）勸隋主盡滅宇文氏。高熲楊惠（隋主族子。後更名雄。）亦依違從之。李德林固爭。以爲不可。隋主作色曰。君書生。不足與議此。於是周太祖以下子孫皆死。而德林品位遂不進。

隋徵蘇威（字無畏。綽之子。）爲太子少保。

威少有令名。周宇文護逼以女妻之。威見護專權。恐禍

讀孝經一卷足以立身治國威言是矣然威父仕周威乃辭周拜而致身於纂周之隋室移孝作忠之義安在隋文比之商山四皓此特用以自文而已

及巳屏居山寺以諷讀爲娛周高祖聞其賢除車騎大將軍辭疾不拜隋主爲丞相高熲薦之隋主召見與語大悅居月餘聞將受禪遁歸田里熲請追之隋主曰此不欲預吾事耳置之及受禪徵拜太子少保追封緯爲邳公以威襲爵尋兼納言度支尚書初蘇綽在西魏以國用不足爲征稅之法頗重旣而歎曰今所爲者正如張弓非平世法也後之君子誰能弛之威聞其言每以爲己任至是奏減賦役務從輕簡隋主從之威嘗言于隋主曰臣先人每戒臣云唯讀孝經一卷足以立身治國何用多爲隋主深然之

夏四月隋放散樂禁雜戲

五月隋主堅弒介公闡謚曰周靜帝

秋九月隋鑄五銖錢

譯與劉昉贊成隋禪，未幾譴斥誅夷，曾不旋踵。留世爲不道之臣，戮朝爲不孝之鬼，二語尤足令賣國奸諛褫心破膽。

初周齊所鑄錢凡四等。齊天保初，改置常平五銖，重如其文。後周保定初，更鑄布泉之錢，以一當五。建德中，更置五行大布錢，以一當十。大象初，又鑄永通萬國錢，以一當千。及民間私錢，名品甚衆，鄴中有赤熟、青熟、細眉、赤生之異，河南有青薄、鉛錫之別，梁益雜用古錢，河西諸郡或用西域金銀之錢。輕重不等。隋主患之，更鑄五銖錢，背面肉好，皆有周郭，每一千重四斤二兩。悉禁古錢及私錢，不如樣者，沒官銷毀，自是錢幣始一，民間便之。

隋上柱國鄭譯有罪，除名。

譯以上柱國歸第。先是譯爲監軍，隋主漸疎之，敕其官屬不得白事于譯。譯懼，遂求解職，自以被疎，陰呼道士醮章祈福。婢告以爲巫蠱，譯又與母別居，爲憲司所劾，除名。隋主下詔曰：譯若留之于世，在人爲不道之臣；戮之于朝，入地爲不孝之鬼。宜賜以孝經，令其熟讀，仍遣與母同居。

冬十月隋初行新律

初周法比于齊律煩而不要隋主命高熲鄭譯及楊素裴政字德表遂之孫等更加修定政練習典故達于從政乃采魏晉舊律下至齊梁沿革重輕取其折衷去梟轘鞭法非謀叛無族罪始制死刑二絞斬流刑三自二千里至三千里徒刑五自一年至三年杖刑五自六十至百笞刑五自十至五十又制議羣臣議請上請于減罪有可原減本科贖以銅贖罪官當罰官品以當其罪之科以優士大夫除訊囚酷法考掠不得過二百枷杖大小咸有程式民有枉屈縣不為理者聽以次經郡州省若仍不為理聽詣闕伸訴自是法制遂定後隋主覽刑部奏獄數猶至萬以律尚嚴密敕蘇威及牛弘更定之刑網簡要疏而不失仍置律博士弟子員牛弘字里仁安定鶉觚人本姓尞父允仕魏賜姓牛氏

隋以梁彥光字修芝安定烏氏人爲相州刺史。房恭懿字慎言洛陽人爲海州東魏置今隸江南刺史。

初彥光爲岐州魏置今陝西鳳翔府是刺史，岐俗質厚，彥光以靜鎮之，奏課連爲天下最。隋主下詔褒美，賜粟帛，徙相州刺史。鄴自齊亡，衣冠士人多遷入關，唯工商樂戶移實州郭，風俗險詖，好興謠訟。彥光居部，如岐州法。因目彥光爲著帽餳。隋主聞之，免彥光官。彥光請復爲之，發擿姦伏，有若神明，豪猾潛竄，闔境大治。于是招致名儒，每鄉立學，親臨策試，褒勤黜怠，風化大變。新豐令房無復訟者。著帽餳：餳軟而甘，言其柔善也。恭懿政爲三輔之最，每朝謁，隋主呼至榻前，訪以治民之術，謂諸州朝集使曰：房恭懿志存體國，愛養我民，卿等宜師之。因擢爲海州刺史。由是吏多稱職，百姓富庶。

十二月，突厥佗鉢可汗死，分立四可汗。

佗鉢可汗病且卒。謂其子菴邏曰。吾兄不立其子。委位于我。我死汝當避大邏便。木杆之子。及卒。國人以大邏便母賤。菴邏實貴。竟立爲嗣。大邏便心不服。菴邏每遣人詈辱之。菴邏不能制。因以國讓攝圖。逸可汗之子。國人共迎立之。號沙鉢畧可汗。居都斤山北。在漠北。菴邏降居獨洛水。在亦漠北。稱第二可汗。沙鉢畧以大邏便爲阿波可汗。還領所部。又沙鉢畧從父玷厥居西面。號達頭可汗。諸可汗各統部衆。分居四面。沙鉢畧勇而得衆。北方皆畏附之。先是周與突厥和親。以趙王招女爲千金公主妻之。及隋主立。公主傷其宗祀覆沒。日夜請爲周復讐。沙鉢畧謂其臣曰。我周之親也。今隋公自立而不能制。復何面目見可賀敦乎。乃與高寶寧合兵伐隋。隋主峻長城。命虞慶則鎮并州。屯兵以備之。

壬寅陳太建十四年。隋開皇二年。春正月。陳主頊殂。始興王叔陵作亂。伏誅。太子叔寶立。是爲後主。

叔陵性苛刻狡險。爲揚州刺史。與新安王伯固。字牢之。世祖第五子。密圖不軌。陳主不豫。太子與叔陵及長沙王叔堅。字子成。陳主第四子。並入侍疾。陳主殂。太子哀哭俯伏。叔陵抽剉藥刀斫之。中項悶絕于地。柳后來救。又斫之。叔堅手搤叔陵。奪其刀。叔陵走出雲龍門。馳車還東府。召左右斷青溪道。赦東城囚以充戰士。散金帛賞賜。又召諸王將帥。莫有至者。唯伯固單馬赴之。叔堅白柳后以太子命。召右衛將軍蕭摩訶入見受敕。帥馬步數百趣東府屯城西門。叔陵惶恐。自知不濟。欲奔隋。臺軍邀斬之。伯固亦

為亂兵所殺太子卽位。諡陳主曰孝宣皇帝。廟號高宗。葬顯寧陵

隋以晉王廣為河北行臺尚書令蜀王秀先封越。以為益州總管。因徙封。為西南行臺尚書令。秦王俊為河南行臺尚書令

隋主懲周氏孤弱而亡故使三子分涖方面。盛選僚佐。以王韶。字子相。太原晉陽人李雄字毗盧。趙郡高邑人。李徹字廣達。朔方巖綠人。總晉王府軍事。元巖為益州長史。韶雄巖俱有骨鯁名。徹前朝舊將故用之雄家世以學業自通。雄獨習騎射。其兄子旦讓之雄曰。自古聖賢文武不備而能成其功業者鮮矣。雄雖不敏。頗覩前志但不守章句耳至是隋主謂雄曰吾兒更事未多。卿才兼文武吾無北顧之憂矣。

陳遣使請和于隋。

先是隋僕射高熲督諸軍侵陳。及是陳高宗殂。嗣主新

立遣使請和于隋高熲奏禮不伐喪隋乃詔熲班師

夏六月隋作新都于龍首山注見前

隋主嫌長安城制度狹小蘇威因勸遷都隋主夜與威及高熲共議明旦庾季才奏曰臣仰觀元象俯察圖記必有遷都之事且漢營此城將八百歲水皆鹹鹵不甚宜人願陛下協天人之心爲遷徙之計隋主愕然謂熲威曰是何神也乃詔熲等創新都于龍首山

癸卯元年陳後主叔寶至德元年隋開皇三年春二月己巳朔日食

陳以毛喜爲永嘉內史

陳主之即位也病創不能視事政皆決于長沙王叔堅已而創愈置酒自慶命江總以下展樂賦詩既醉而命毛喜召與言事

也。時山陵初畢。喜見之不懌。欲諫。則陳主已醉。乃升階陽爲心疾。仆于階下。移出省中。陳主醒。謂江總曰。喜實無疾。但欲非我所爲耳。欲殺之。不果。以爲永嘉內史。

三月。隋遷于新都。

隋新都成。命曰大興城。徙都之。今西安府。隋大興城也。唐曰京城。唐書地理志京城前直子午谷。後枕龍首山。左臨灞岸。右抵灃水。

隋減調役。弛酒鹽禁。

初。令民二十一成丁。減役者歲爲二十日。調絹爲二丈。周末榷酒坊鹽池鹽井。至是皆罷之。

隋詔求遺書。

秘書監牛弘上表曰。典籍屢經喪亂。率多散逸。周氏聚



李陵名將也張空拳以應敵尚且成擒乃謂轉戰三晝夜士卒徒搏以當四十萬控弦之衆手皆骨見而尚能殺賊逐虜實理之所必無此蓋長孺掩敗飾功妄言之而輕信之作史者遂據爲奇談耳觀於李充突厥毋於驟勝云云其矛盾可立辯

書僅盈萬卷平齊所得裁益五千與集之期屬膺聖世爲國之本莫此爲先隋主從之詔獻書一卷賚縑一匹

夏四月隋遣元帥衛王爽爽字師仁隋主之弟伐突厥大破之

突厥數爲隋寇先是高寶寧引突厥寇隋平州突厥悉發控弦之士四十萬入長城尋入蘭州隋行軍總管達奚長孺與之遇且戰且行轉鬬三晝夜凡十四戰五兵咸盡士卒以拳毆之手皆骨見殺傷萬計虜乃解去已而突厥又寇武威等七郡達奚長孺字富仁代人至是隋主下詔曰往者周齊抗衡俱通突厥以虜輕重爲國安危朕以爲厚斂兆庶多惠豺狼未嘗感恩資而爲賊節之以禮不爲虛費省徭薄賦國用有餘因入賊之物加賜將士息道路之民務爲耕織淸邊制勝成策在心諸將今行義兼含育有降者納有違者死於是命衛王爽等爲行軍元

帥。分八道出塞擊之。爽督總管李充。隴西成紀人。唐書宰相世系表作充節。等出朔州道。與沙鉢畧可汗遇于白道。胡三省注。朔州長城北有白道嶺。充言于爽曰。突厥狃于驟勝。必輕我而無備。以精兵襲之。可破也。諸將多以爲疑。唯長史李徹贊成之。遂與充帥精騎五千。掩擊突厥。大破之。沙鉢畧棄所服金甲而遁。其軍無食。粉骨爲糧。加以疾疫。死者甚衆。幽州總管陰壽。字羅雲。武威人。出盧龍塞。注見前。擊高寶寧。突厥不能救。寶寧爲其下所殺。和龍悉平。

秋。八月。丁卯朔。日食。

冬。十一月。隋罷郡爲州。

兵部尚書楊尚希華陰人。曰。今或地無百里。而數縣並置。

或戶不滿千。而二郡分領。僚吏既衆。資費日繁。民少官多。十羊九牧。宜存要去閑。併小爲大。國家則不虧粟帛。選舉則易得賢良。蘇威亦以爲請。隋主從之。罷郡爲州。

隋沿河置倉運粟以給長安。

隋主以長安倉廩尚虚。詔西自蒲陜。蒲州注見前。陜州後周置。今隷河南。東至衛汴。衛州後周置。今衛輝府是。汴州後周改齊梁州置。今開封府是。水次十三州。募丁運米。又于衛州置黎陽倉。陜州置常平倉。華州西魏置。今屬同州府。置廣通倉。轉相灌輸。漕關東及汾晉之粟。以給長安。

隋杞州隋置。尋廢。今開封府杞縣是。刺史和千子免。

時刺史多任武將。類不稱職。治書侍御史柳彧字幼文。仲禮之

人主一日二日萬幾政要所關安問巨細惟不急之務職有司存耳倘高談垂拱之名而陰啓廢弛之漸國政將安賴焉柳彧之言所謂知其一不知其二者

子。上表曰。昔漢光武與二十八將。披荊棘而定天下。及功成之後。無所任職。伏見詔書。以和千子為杞州刺史。千子前任趙州。百姓歌之曰。老禾不早殺。餘種穢良田。千子弓馬武用。是其所長。治民蒞衆。非其所解。若令刺舉。所損殊大。隋主善之。千子竟免。彧見隋主勤于聽受。百僚奏請。多有煩碎。上疏諫曰。自古聖帝。莫過唐虞。然皆勞于求賢。逸于任使。陛下留心治道。無憚疲勞。乃至營造細小之事。出給輕微之物。一日之內。酬答百司。日旰忘食。夜分未寢。動以文簿。憂勞聖躬。願察臣言。少減煩務。唯經國大事。非臣下所能裁斷者。奏請詳決。自餘細務。責成所司。隋主嘉之。曰。柳彧直士。國之寶也。

甲辰 陳至德二年。隋開皇四年。春正月甲子朔。日食。

隋頒甲子元歷。

前華州刺史張賓儀同三司劉暉所造。詔頒行之。

二月。突厥達頭可汗請降于隋。

初。周遣長孫晟（字季晟。覽從子。）送千金公主于突厥。突厥留之。竟歲。晟因悉知其山川形勢。部衆彊弱。及還。上書隋主。請密運籌策。以離諸部。晟以爲。玷厥之于攝圖。兵彊而位下。外名相屬。內隙已彰。攝圖之弟處羅侯。姦多勢弱。曲取衆心。阿波首鼠。介在其間。唯彊是與。未有定心。今宜遠交而近攻。離彊而合弱。通使玷厥。說合阿波。又引處羅。遣連奚霫。俾攝圖首尾猜嫌。腹心離阻。因而乘釁討之。可一舉而空其國矣。（玷厥。即達頭。攝圖。即沙鉢畧。處羅侯號突利設。奚。即庫莫奚。東胡別種。霫。先立反。奚之別種。）隋主省書大悅。皆納用焉。遣太僕元暉詣達頭。賜以狼頭纛。達頭使至。引居沙鉢畧使上。又使晟齎幣賜奚。霫。契丹。至處羅侯所。誘之內附。（元暉字叔平。洛陽人。契丹。注見前。）由是諸部果相猜貳。晟復從行反間。達頭阿波與沙鉢畧。遂連兵不已。阿波與涼州總管竇榮定相拒。屢敗。晟時爲偏將。遣使謂曰。攝圖。阿波兵勢不敵。今攝圖日勝。而阿波不利。攝圖行

滅北牙矣何不與隋連和依附天子幸遣結達頭與相合爲彊此萬全計也阿波然之遣使隨晟入朝沙鉢畧聞之遂襲破北牙阿波還無所歸西奔達頭達頭大怒遣阿波帥兵而東與沙鉢畧相攻屢破之復得故地兵勢日彊沙鉢畧部衆多叛歸之（竇榮定戚從子）至是達頭請降于隋

夏六月隋作廣通渠（即漢漕渠故道隋復開之今堙）

隋主以渭水多沙深淺不常漕者苦之詔宇文愷（字安樂愷之弟）鑿渠引渭自大興城東至潼關三百餘里名廣通渠

漕運通利關內賴之

秋九月隋詔公私文翰並宜實錄

隋主不喜辭華故有是詔（治書侍御史李諤上書曰魏之三祖崇尚文詞遂成風俗江左齊梁其弊彌甚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唯是風雲之狀世俗以之相高朝廷以之擢士故其文日繁其政日亂良由棄大聖之軌模搆無用以爲用也今朝廷雖有是詔而州縣

仍踵弊風，躬仁孝之行者，不加收齒；工輕薄之藝者，舉送天朝。請加采察，送臺推劾。又言士大夫矜伐干進，無復廉恥，乞明加罪黜，以懲風軌。詔以其奏頒示四方。

李諤，字士恢，趙郡人。魏三祖，謂曹魏太祖、高祖、烈祖。

隋與突厥和親。

突厥沙鉢畧可汗數為隋敗，乃請和親。千金公主自請改姓楊氏，為隋主女。隋更封以為大義公主。沙鉢畧遣使致書，自稱從天生大突厥天下賢聖天子沙鉢畧可汗。隋主復書曰：大隋天子貽書大突厥沙鉢畧可汗，得書知大有善意。既為沙鉢畧婦翁，今日視沙鉢畧與兒子不異。時遣大臣往彼省女，復省沙鉢畧也。于是遣僕射虞慶則往使，將軍長孫晟副之。沙鉢畧陳兵坐見慶則，稱疾不能起。長孫晟曰：突厥與隋俱大國天子，但可汗是大隋女壻，奈何不敬婦翁？沙鉢畧笑，乃起拜頓顙，跪受璽書，以戴于首。既而大慙，與羣下聚哭。慶則要以

稱臣。沙鉢畧謂左右曰。何謂臣。左右曰。隋言臣。猶此云奴耳。沙鉢畧曰。得爲大隋天子奴。虞僕射之力也。贈馬千匹。以從妹妻之。

冬。十一月。隋遣使如陳。

隋主遣薛道衡（字元卿。汾陰人。聰之孫。）等如陳。戒之曰。當識朕意。勿以言辭相折。

陳起臨春結綺望仙閣。（舊址在今江寧府故臺城中。）

陳主起三閣。各高數十丈。連延數十間。皆以沉檀爲之。金玉珠翠爲飾。珠簾寶帳。服玩瑰麗。近古未有。其下積石爲山。引水爲池。雜植花卉。陳主自居臨春。張貴妃居結綺。龔孔二貴嬪居望仙。複道往來。以宮人袁大捨等

爲女學士。僕射江總雖爲宰輔，不親政務，日與都官尚書孔範字法言，會稽山陰人等文士十餘人，侍宴後庭，謂之狎客。使諸妃嬪及女學士與狎客共賦詩，采其尤艷麗者，被以新聲。其曲有玉樹後庭花、臨春樂等，大略皆美諸妃嬪之容色。君臣酣歌，自夕達旦，以此爲常。張貴妃名麗華，本兵家女。性敏慧，有神彩，善候人主顏色。陳主怠于政事，百司啓奏，並因宦者以進。陳主置妃膝上，共決之。由是宦官近習，內外連結，貴官鬻獄，貨賂公行。大臣有不從者，因而譖之。于是大臣皆從風諂附。孔範與孔貴嬪結爲兄妹。陳主惡聞過失，每有惡事，範必曲爲文飾，稱揚贊美，由是寵遇優渥，言聽計從。羣臣有諫者，輒以罪斥之。中書舍人施文慶，嘗事陳主于東宮，大被親幸，薦所善沈客卿、陽惠朗、徐哲、暨慧景等有吏能，陳主皆擢用之。督責苛碎，聚斂無厭，關市之稅，歲入數十倍。士民嗟怨，陳主大悅。孔範自謂文武才能，舉朝莫及，自陳主曰：諸將起自行伍，匹夫敵耳。自是將帥微有過失，即奪其兵，分配文吏。由是文武解體，以至覆滅。

社倉義倉在官有在官之弊在民有在民之弊然在官者法立而易行在民者地渙而難察司牧者誠奉行以實使在官不爲胥吏侵漁在民不爲鄉保耗蠹庶於民食有裨耳故曰有治人無治法

乙巳陳至德三年。隋開皇五年。春正月戊午朔日食。

隋頒五禮

禮部尚書牛弘所修也

夏五月。隋初置義倉。

工部（通鑑作度支。隋書食貨志作工部。考開皇元年已改度支爲民部。通鑑疑有誤。今從隋志。）尚書長孫平（字處均。儉之子。）奏令民間每秋家出粟麥一石以下。貧富爲差。儲之當社。（百家爲里。里有社。）委社司檢校。以備凶年。名曰義倉。隋主從之。

梁主巋殂。太子琮（字温文。）立。

巋孝慈儉約。境內安之。（謚孝明皇帝。廟號世宗。）

秋八月。突厥沙鉢畧可汗遣子入朝于隋。



突厥阿波可汗寖彊。諸胡皆附。號西突厥。沙鉢畧既與阿波有隙。又爲達頭所困。復畏契丹。遣使告急于隋。請將部落度漠南。隋主命晉王廣以兵援之。給以衣服。賜之車服鼓吹。沙鉢畧因擊西突厥。破之。乃立約以磧爲界。因上表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大隋皇帝。眞皇帝也。豈敢阻兵恃險。偷竊名號。今屈膝稽顙。永爲藩附。遣其子庫合眞入朝。自是歲時貢獻不絕。

陳主殺其中書通事舍人傅縡。縡字宜事。北地靈州人。

縡先事陳主于東宮。負才使氣。人多怨之。及是施文慶、沈客卿共譖縡受高麗使金。陳主收縡下獄。縡于獄中上書。畧曰。夫君人者。恭事上帝。子愛下民。省嗜慾。遠諂佞。未明求衣。日旰忘食。是以澤被區宇。慶流子孫。

陛下頃來，酒色過度，不虔郊廟，小人在側，宦豎弄權，惡忠直如仇讐，視生民如草芥，後宮曳綺繡，廐馬餘菽粟，百姓流離，僵屍蔽野，貨賄公行，帑藏損耗，神怒民怨，衆叛親離，臣恐東南王氣自斯而盡矣。陳主每當郊祀，常稱疾不行，故辭言及之。書奏，陳主大怒。頃之，意稍解，遣使謂曰：我欲赦卿，卿能改過否。對曰：臣心如面，面可改，則心可改矣。陳主益怒，遂賜死。吳興章華，好學能文，以無閥閱，除大市令，鬱鬱不得志，上書極諫，畧曰：陛下即位，于今五年，溺于嬖寵，惑于酒色，祠七廟而不出，拜三妃而臨軒，老臣宿將，棄之草莽，謟佞讒邪，升之朝庭，今疆埸日蹙，隋軍壓境，陛下如不改弦易張，臣見麋鹿復遊於姑蘇矣。陳主大怒，斬之。章華字仲宗。

隋築長城。

隋主發丁三萬，于朔方、靈武。今寧夏府靈州，周置普樂郡，隋初廢，後復爲郡，曰靈武。築長城，東距河，西至綏州，西魏置，今陝西綏德州是。綿歷七百里。明年又發丁十五萬，于朔方以東緣邊築數十城，以遏

胡寇。

丙午 陳至德四年。隋開皇六年。梁後主琮廣運元年。 春正月。党項羌 西羌別種。其國在禹貢析支之地。 請降于隋。

秋閏八月。隋殺其上柱國梁士彥宇文忻劉昉。

初士彥討尉遲迥。破之。代為相州刺史。忻與隋主少相厚善。用兵有威名。隋主皆忌之。以譴去官。昉亦被疏遠。俱懷怨望。忻欲使士彥于蒲州起兵。已為內應。士彥之甥裴通預其謀而告之。隋主隱其事。以士彥為晉州刺史。欲觀其意。士彥忻然。謂昉等曰。天也。隋主因其朝謁。執而詰之。遂皆伏誅。隋主素服臨射殿。命百官射三家資物以為戒。

冬。十月。吐谷渾太子訶請降于隋。隋主弗納。

夸呂以梁大同六年始立距陳隋丙午歲僅四十七年安得有在位百年之事總由其時吐谷渾與中國言語不通且未有親履其境者遂爾傳聞訛舛前史載外域事大率類此

吐谷渾可汗夸呂在位百年屢因喜怒廢殺太子後太子懼謀執夸呂而降請兵于隋邊吏請以兵應之隋主不許太子謀洩被殺復立其少子嵬王訶訶復懼誅謀帥部降隋遣使請兵隋主曰渾賊風俗特異人倫父既不慈子復不孝朕以德訓人何有成其惡逆乎乃謂使者曰父有過失子當諫諍豈可潛謀非法受不孝之名溥天之下皆朕臣妾各爲善事即稱朕心嵬王既欲歸朕朕惟教嵬王爲臣子之法不可遠遣兵馬助爲惡事嵬王訶乃止

丁未 陳禎明元年隋開皇七年 是歲後梁亡凡二國 春正月隋開揚州山陽瀆 即邗溝注見前

突厥沙鉢畧可汗死。弟莫何可汗處羅侯立。

沙鉢畧死。遺令立其弟葉護（突厥官名。）處羅侯。處羅侯與沙鉢畧之子雍虞閭相讓者五六。遂立。是爲莫何可汗。以雍虞閭爲葉護。莫何勇而有謀。以隋所賜旗鼓西擊阿波。阿波之衆以爲隋兵助之。多望風降附。遂生擒阿波。上書請其死生之命。隋主以問長孫晟。晟對曰。阿波之惡。非負國家。因其困窮取而爲戮。恐非招遠之道。不如兩存之。高熲亦言宜存養以示寬大。隋主從之。（明年。莫何死。兄子頡伽施多那都藍可汗立。）

夏五月乙巳朔日食。

秋九月隋滅梁。以其主蕭琮爲莒公。（後梁自中宗詧至琮凡三主。合三十三）

年。

隋徵梁主入朝。梁主發江陵。隋主遣武鄉公崔弘度字摩訶衍。博陵人。辯曾孫。將兵戍之。梁主叔父巖字義遠。中宗子。弟瓛字欽文。世宗子。等。恐弘度襲之。遣使請降于陳。九月。陳荆州刺史陳慧紀字元方。高祖從孫。引兵至江陵。巖等驅文武男女一萬口奔陳。隋主聞之。廢梁國。遣高熲安集遺民。拜梁主琮柱國。賜爵莒公。

冬。十一月。陳臨平湖注見前。開。

時江南妖異特衆。臨平湖草久塞。忽然自開。陳主惡之。乃自賣于佛寺爲奴以厭之。初。陳高宗殂。隋主遣使赴弔。書稱姓名頓首。陳主答之益驕。隋主不悅。已而問取陳之策于高熲。對曰。江北田收差晩。江南水田早熟。量彼收穫之際。微徵士馬聲

言掩襲。彼必屯兵守禦。廢其農時。彼既聚兵。我便解甲。再三如此。彼以爲常。後更集兵。彼必不信。猶豫之頃。我乃濟師。江南土薄。舍多茅竹。儲積皆非地窖。密遣人因風縱火。待彼修立。復更燒之。不出數年。才力俱盡矣。

隋主用其策。陳人始困。及陳受蕭巖等降。隋主益忿。謂高熲曰。我爲民父母。豈可限一衣帶水。不拯之乎。命大作戰船。人請密之。隋主曰。吾將顯行天誅。何密之有。使投其柹于江。曰。若彼懼而能改。吾復何求。

戊申 陳禎明二年。隋開皇八年。春三月。隋下詔伐陳。

詔曰。陳叔寶據手掌之地。恣谿壑之欲。劫奪閭閻。驅逼內外。窮奢極侈。俾晝作夜。斬直言之客。滅無罪之家。欺天造惡。祭鬼求恩。君子潛逃。小人得志。天災地孽。物怪人妖。每關聽覽。有懷傷惻。可出師授律。應機誅殄。在斯一舉。永清吳越。又送璽書暴陳主二十惡。寫詔三十萬紙。徧諭江外。

冬。十月。隋以晉王廣爲淮南行省尚書令。行軍元帥。帥師伐陳。

隋置淮南行省于壽春以晉王廣爲尚書令。遂有事于太廟。命廣及秦王俊清河公楊素皆爲行軍元帥。廣出六合。（後周郡。隋改縣。今屬江寧府。）俊出襄陽素出永安盧州總管韓擒虎（字子通。東垣人。雄之子。）出盧州吳州總管賀若弼出廣陵。凡總管九十。兵五十一萬八千。皆受晉王節度。旌旗舟楫橫亘數千里。以高熲爲元帥長史。王韶爲司馬。軍事皆取決焉。熲問郎中薛道衡曰。江東可克乎。道衡曰。克之。郭璞言。江東分王三百年。復與中國合。今此數將周。一也。主上恭儉勤勞。叔寶荒淫驕侈。二也。國之安危。在所守任。彼以江總爲相。唯事詩酒。蕭摩訶。任蠻奴。爲大將。皆一夫之用。三也。我有道而大。彼無德而小。量其甲士。不過十萬。西自巫峽。東至滄海。分之則勢懸而

力弱聚之則守此而失彼。四也。席卷之勢。事在不疑。秦王俊督諸軍屯漢口。為上流節度陳以周羅睺督諸軍拒之。楊素引舟師下三峽。軍至流頭灘。在今宜昌府東湖縣北。銜枚夜發。擊破陳將軍戚昕。悉俘其衆。遂帥水軍東下。舟艫被江。旌甲曜日。陳之鎮戍相繼以聞。施文慶沈客卿並抑而不言。陳江中無一鬬船。上流兵皆阻楊素軍。不得至。護軍將軍樊毅言于僕射袁憲。字德章。君正之子。曰。京口。采石。俱是要地。各須銳兵五千。并出金翅舟名。二百。緣江上下。以為防備。憲及驃騎將軍蕭摩訶皆以為然。文慶客卿白陳主曰。此是常事。邊城將帥足以當之。若出人船。必恐驚擾。及隋軍臨江。間諜驟至。憲等奏請再三。文慶曰。元會將逼。南郊復邇。

今若出兵事便廢闕。由是議久不決。陳主從容謂侍臣曰。王氣在此。齊兵三來。周師再來。無不摧敗。彼何爲者邪。孔範曰。長江天塹。限隔南北。今日虜軍。豈能飛渡邪。陳主以爲然。故不爲深備。奏伎縱酒。賦詩不輟。





